

游藝塾續文規

游藝塾續文規卷之十六

趙田逸農袁黃坤儀甫輯

門人劉有執無競甫閱

男袁天啟若思甫訂

嗣男葉紹袁仲韶甫

校

姪孫袁祚熙載之甫

正講四

福建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此與舉直錯諸枉不同
蓋舉直錯枉者人君馭臣之法而舉善教不能者乃

大哉愛民之仁然所治之民善者少不能者多而上
之待民舉可一時行教不可一日竟有多少工夫在
有多少曲折在故凡為牧民官須養吾一段兼善之
心舉善者不能者皆聯之一體之中而于教不能處
尤須着力全要從一片真心愛育處觸發康子之問
求使民勸夫子告之全是要抹殺他一箇使字舉不
特榮之爵祿也即一言之提撕一行之引掖皆所以
開其向往之門也教不必家喻戶曉也凡躬行示其
標禮樂薰其俗皆所以廣吾曲成之路也解元林欲

揖通篇皆雅鍊不羣起云民之品不一矣或顯或隱

行于冥而沉譎不能自幽字冥字皆其着意處中二

比云有天下之新急得者莫如榮名吾簡其好終風干

引之于勞來匡直中勿絕也夫且弓旌迫于前而木

鐸驅于後雖甚无良疇忍自玷于清朝焉夫下之期

亟收者又莫如厚寔吾挽其吉士被之車服寔厚矣

彼不能者豈其无有外心則亦羣而薰之于道德齊

礼中勿也夫且旌幣賁于山而師儒薰兩路雙承

手彼雖其弗率譬忍自鉅于聖世焉

後面歸重在勸不能一邊最得旨後二比云蓋使君

子易使眾人為君子唯聖王御世嘗俾君子益奮于

所易而眾人亦不阻于所難故擢德之典與範俗之

坊並樹而人多奇行以無用絕天下易以有用引天

天下唯感主握机常使有用者不置于無用而無用

者悉化為省用故清途之指與迷途之翼並設而國

發意出色精光動以其得元慶全在此二比其末三

比又全在不能上發意是深明題旨者第二名駱志賓

亦是奇士

起云

慎登庸之典廣薪樞之澤闢正士彙

征之門開凡

拙此四句便覺局面不同精神流動場

中觸目慶全在這裏即接講云

朝家之名器有數其

精而拔之非惟以華家重英豪且將使英豪重華家

也故天下咸知為善之榮才庸之辱雖有方教之嚴

期脩育才之實也故天下咸知務學之急以高華之

詞發清新之調題旨顯然合講又二比云

智愚不

可其化一而鍾吾以其銘別者晰其品格而使之以分
滿勵也當寧無私思資而當有大造就吾以國之仁
則雖有菲材勸字亦重在不能一邊而神色蒼古遂
可企而勉也
成絕調末二比又分開與首二比相應云或有人所謂共
在朝廷也溫而清于才品則法近溫夫溫于官秩與
心族縱日陳統何碑干激揚故必首之薦舉以定
其衡或又謂無謂人所共憤不嫌過繼以示戒則其
意近刻矣夫刻而為愛與世道矣縱日懸爵祿何補
則屬化真回害且移之世道矣縱日懸爵祿何補
廣其必參之示褒斥戒原是尋常話頭一則曰移
之人心一則曰移之世道便深入理趣第三名陳鳴

瑜起二小比最精

之大雅象觀不徒懸而風猷是

即彭民之神術

溫潤妥帖有渾金璞王之氣末收云下善

常少而不能常多故樹豪杰之標者宜啟顓侗之途

風之所靡者少而教之所漸者多故使民之知慕不

教皆備故賢與愚競奮歸重不能講原是題旨當然

而神來流動自是不凡之筆第四名余士芳起云思我

繼善之懿統贊恩而均鑄其無勸而無不善者取精

自維皇而習染之雜判善否而岐趣其必待勸而武

善者備途此起在題外泛論聲口響亮便能動人中

二比亦只是尋常說話而其起云凡人砥行之意猶

屬後念顯庸之慕獨其本懷得此四句便化淡為濃

甚耐咀嚼可見文字不必句、求工但一股中有幾句
出色便能令人改觀矣大抵場中文字布格不拘一律
只要成家五名蔡邦藩此作兩段做亦自鍾、可人
按此題原是夫子激勸康子意故此起就今日民心
上說下甚有來歷其文云試思今日民心計惟銓收
一途最可相勸有成假徒
樞顓蒙而別之曰若也善若也不能我知是非之公
其不磨滅于人心明矣抑章靡之與其獨闕于功令
矣凡文字格局太舊則布勢造語必須不落凡境
然復可以出塵此文兩段做其格甚腐得此一起若
從神化而來不若分毫蹊徑自能化臭腐為神奇矣

宜發玩之接下講云

然第以奸善出于一時愛惜之意而不明示之表旌猶虛賞也

何如慨然舉之而忠以之豈良以之遂照樂登叙焉又第以惡不能者激于一時懲創之意而不諄復

于訓誨就跡罰也何如受呼煦焉

二比都是平

常說話而攬闡真寔極婉極盡程應龍此作又是一

格竟將勸字提起下面只混做去提云

故氏之忻然有勸心也

于慕善心然而使吾盡指名器以誘民未必善有

立少而

現多者其道在舉善又起于新能心然而使

吾徒純以鼓鏡者其道在教不能舉善原為民尋个

有磨鈍以

鼓鏡者其道在教不能舉善原為民尋个

樣子不是指名器以誘之此言立少而現多極中宜

繁末般用於是二字接入講云

聘於是賢智者企而欲若跛踵于不待教

之素然愚不肯激而知奮志而愈勵而志益堅未嘗與
蒙與教者善而獲報愚而愈勵而志益堅未嘗與
教者積行以待舉聞股相生而不受纏綿摠收二
教以私淑而志方銳股相生而不受纏綿摠收二
句云豈民之勤也極老健且夫子意正折康子使字此
收極妙黃天鬻提亦從使字說來最有源委夫使之
之善者既已善矣所以使之也加之呼吸得勢點
不能者既已不能矣使又重拂之也綴分明末二比數則勸處更有深意君道師道合而
民無偏舉之思并元音矣之念乍融其良而真心油
念而生矣善與不能合而嘿成一鼓舞則民有競赴之
顯而驗之睹听之間人不盡舉而善者衆教不戶論
而不能者可若趨若赴之所以速于勸也民之心為
善勸而曰為上動微而探之意象之表自心之中有

華家焉自性之內有曲成焉不實不教之所勸是民
以神于勸也民之心若為上鼓而寔為自鼓勸是民
自家勸前言為善動而曰為上動後言若為上鼓而
寔為自鼓竟就民良心上闡發絕不假他人咳嗽又
後意比前更進一步貫串得法徐景瀛末比云凡情
之所愛動必真故蒙舉則愛公道在朝蒙教則愛大
化大野此其動在彼此互言濯磨真有上若鼓而下
負持知教後則耻以耻才虧雅化此其動在衾影還
為警惕不知勸以愛字耻字形容良心是大議論文
之誰而勸者誰
三俊末一段大有英氣可使微僻所加顯施為有形
為无迹之陶鎔可使出吾鼓鑄者懋迪其寔而共荷覆載
日月之光可使入吾鼓鑄者懋迪其寔而共荷覆載

總人皆以使字為非而闢之此就用使字發揮是獨
荆之調接下又云蓋以善受舉即家可得之于朝以
舉在善之後上第知之勸也固其心之不得先君寔
愛之以為仁者也民之勸也固其心之不得先君寔
矢口懸河揮毫倒峽雄才大略見華楮間林守柁中
比云大心以府羣材而視賢愚而途共素簫干乾坤
加於一念轉利溥下不遺其能固精心以劑衆品而借
更奇斯在均蒙其激發雄偉之調刻畫之思李彬
此篇亦甚簡練提云賢愚可濟民習易濟而加意作
新則不極喚得醒下順題做二比即接云及而風聲
被鳥習尚難純而教化銘焉鼓舞之所以盡神也神
化自有以宜民賢者獲獎備而能益奮愚者荷矜容

而善可企曲成之所以不句、生意字、爭奇施鵬
遺也生靈寧忘于自外之勸勃發于風聲氣習動而
通篇皆工提云不自知此其机當有所先亦踴躍于
耳目精神奮而不自知就本色番弄自能膾炙人口
禁此其道必有所主只就本色番弄自能膾炙人口
隨即將題喝過接下云俗于朝而域中無遺德訓于
一舉一動之間而不祿富其教則无類而不收作甄陶
其率則死隱而祿富其教則无類而不收作甄陶
于一善一不隱而祿富其教則无類而不收作甄陶
教皆其精神之所欲通也與筆陳飛揚机調澹蕩末
比云率不遺教就其中微有分別乎要不勝其相成
之念也毋論善之率在否日不能之率在異日不向
即此態之念而變動之机固已畢于此矣不向
題外尋覓竟就勸字上摹寫出無限光景李賓通篇

另具一机局講舉善句完云澄級源品至明也管明
而燕師保至恕也父母講則勸完云羣當世之智愚賢否
為大生慨斯人之良福利銚使成識裁培照育之
至教轉相慕也且執相先也樂相收也又幸其無相
棄也各熙文之偽披以至于是哉造語擲金石聲不作
者豈虛文之偽披以至于是哉造語擲金石聲不作

錚錚細響此以調度勝者也

徐一榛起云

夫民原樂為其不甘為不能而御民者

下之品病于太混而絕下之綱又病于太苛也懷能
者困于混而見長待教者東于苛而見短易也試
準以辨才之鑑脩士與庸凡原難一視則途不得
分而為兩通以兼成之術旌別與陶鑄原自並用則
為一不得不合只起頭二句已是說盡民情後二小比

中有大規模渾融可觀柯朶綴云

天下無涇渭不分之人品亦無蕪穢不

不藏之太虛唯明察與慈惠並行机自顯于感奮人主有激揚廢臬之微权亦有賢愚僉受之寔益唯識

化自洽于更新

說理甚精措詞亦稱范燧細玩三

作皆奇絕有致料是孤寒刻苦之儒知己希逢良工

心折故其所作皆沉鬱懇到初篇後二比云

夫人亦

于習氣之摘遷至于百激而不武于喻而猶迷者乃慈之所舉者何物所教者又何教以其真心覓其真

心自然神奮于率而意柔于教所斬絕其習氣者自信夫人亦育自任其本性之圓明不待啟竇而後知

拍迷而后亮者况茲之善者既以率不能者又以教則以其同然得其同然自然迫欲得之而迫欲肖之

性者更切

本

句之出自肺肝以獨造之詞寫難描之

景可法也。鄧藩寔講云：徒曰賢書而羅之舉，猶易耳。國士之知，不以風宇內也。將銓叙之，其神狀之，繇帛物。先徒曰：澤宮而育之，教猶易耳。造化栽培，無私弃也。將庸愚之類，精鑄之，條請之，先謂賢書，非舉澤宮非教，皆是深一步法。不如，則文無光焰耳。歐從雲後二比云：其淺者，則同家以思，李曰：吾且為善于家，以自拔。吾進而且，其勤也，負于上之訓也。就教曰：吾退而，以勉稱至意，而其勤也，在當世，是非之迹，其深者，則見若以思，善被化，深而益，其厚以呈也。去不能以就，能薰陶久而良能，以鼓也。方且厚自濟勵，以求慊其一，念而其功也。在方搜精剔髓，洞徹人情，陳應春初二，寸是非之真。名器鼎天下之人，心惟是旌幣所，比云：吾不能盡，種一德之選，則官常本之士，衡而齒。

祿始貴吾不能一概包荒致賢愚之同澤惟是樂正
所薰期盡臣直輔翼之法則駕下加失鞭策而樂育
尤賢人原不曰爵祿進脩今日爵祿始貴乃是正大
議論綴云已蓋好善羞惡原秉彝之真心而趨避之途
而激揚之當又震悚其精神故分以示其的則若者
揚旌若者警鐸無心之任昂一出而賢人不肖並拔
拭于不爭之天合以神其机則前之從繩即後之取
賞不測之愛敬時用而君子小人交鼓舞于不倦之
地前上比見一舉一教全是曰民浚二比根前發揮
鏗然成韻韋際黼收云勅馬而氣張則善何以為人
激切自奮而其勸在耳目記親之前餘之而机熟則
未率者且不可勝率而既教者且不待教也從容弗
迫而其功在鼓舞靡盬之內蓋使其合愛之中不无
相形而殊品之后還歸同調則鼓舞所為神哉

筆氣豪宕而風骨邁然佳作也李彬起云

計以民生異品苟一

入陶鑄則賢愚可齊民習易汚而加意作新亦不應自速其惟卒善而教不能乎奔非徒顯庸已也于以披其趨而廣其輔弘開向往之門教非僅提携已也所為立俱立而達俱達一木錫類之思

前二小比甚雅飭次二比亦深求發意史延昇起云

吾以有善無惡之衷原民之所素具而特以賢過分格于造揚即釋回增美之術亦民之所自有而特以

于主意渾融雅練有大方風致賴朝選講云為是

法非之寵異也從明憲公嘉與天下甄拔而毋拘文

教非為是科條之約束也誘掖其借與天下維新而

庭其不逮綱其未至凡庸有欣赴之思也則不能益

續文規

卷十六

九

不伸之氣凡庸有欣赴之思則意更微矣林一奇講

云善之本也謂天生才實難斯爾俊加焉耳而登嶺

論及后官之余智愚所以不同能而皆趨也舉之必

善也謂國需賢寔匪斯簡又隆焉耳而簡俞所不及

者涇滌極焉則國家薪樞之化更有弘千登庸天生

才國需賢二意乃是對而春容醞藉不費推鑒鄧

應中後二比云蓋本之途廣非惟善者知所感奮即

本為勸而並以奉為教者希心榮寵而極意進脩是以

知所激勵即善者受教弘多亦進怠無已是以教為

功而並以教舉教互發精光逼人

中庸郊社之禮四句○此題若說郊社以祭天地宗

廟以祀祖宗人誰不知今不曰事天地而曰事上帝
不言后土不是省文郊以祭天所以事其生物之帝
也社以祭地所以事其成物之帝也以其至尊無對
故曰上蓋自其主宰而言謂之帝不徒事其覆載之
天地而并其所以主張乎覆載者皆自我以酢酢之
所可自盡者一人對越之衷所不可測識者造化主
張之蘊此其所以難耳宗廟之禮上章已說過事苑
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乃制禮之最精處夫事生易事
死難事死而如事生則尤難今不曰事祖宗而曰祀

乎其先則是事其死者也者而欲如生者存者也所
可目致者一時現在之心思而所不可憶度者先人
已往之精意此非孝之至者不能及也解元林欲揖
起云夫員丘方澤豈其所燔柴薦鮮之故事四句嘉
即九奏對舞豈其修清廟鍾簴之偉觀耶社者
祭冠冕懸倒群英即接下云其要必有所以為郊社者
矣向固嘗報不薦之手而二至未親則對越之誠尚
辭惟是大路而升中并冕而郊壇若有涉而降之者
而非悠々不可親也蓋國家出陵昌熾之運非傲福
于帝不及此其自億萬生靈咸式賴之而一人無論
已故此一事不但色澤蒼然而意亦淵然如云非漢
也陸爰載也不但色澤蒼然而意亦淵然如云非漢
不可問非悠々不可親便寔與天地相陟降矣下

比對云宗廟者以祀乎其先耶先公祖耶何維骨
是抑抱懷無音家之恍惚而有精氣之鼓舞而不可
于世卜筮之符非既靈于先不及此其自數世而
末綴云厚望聖明德之傷而聲香宏模鉅典既不振
不棄于祀之有司之與協氣而假對越宗子曾孫
以戲觀之心經瓜瓞綿而奕世有載德祖而若以堂
重而義預不誨哉此篇方整可作程式不徒以筆
錚爭勝者駱志賓机局超脫意趣不凡起云蓋嘗按
故之遺當年勞盡之實古所為觀東于負方隆儀于
圭璧其郊社祀也裕分于大小議嚴于厥數其宗廟
也提挈分明自是大方文字次分講二比又合二比

云蓋凡氣所可抑即誠所可通吾不場吾誠而高者
忍斯禮蓋從不忍一忿而制者也肺之有可接即責
之無可委吾不忍吾責而必問于上則天神不格脉
期下出則人君不享于分矣敢不忍不敢二意發得
極佳束云誠敬之內具中和位育之奧而思亦入細
陳鳴瑜將題意提挈在前浚面只虛々闡發最堪咀
嚼起云焉武周之時蓋有郊社之祀焉有宗廟之禮
高厚之思不憚而月惕行章之忠敬年以將曾前比
孫之至意而春秋兩露之德不祇而日新
末云明齊肅在裏如何其製而祝嘏豈足以矯其
末云庚齊肅在裏如何其製而祝嘏豈足以矯其
末云儀肅在裏如何其製而祝嘏豈足以矯其
末云儀肅在裏如何其製而祝嘏豈足以矯其

極精最得神祈難格之旨總綴云蓋人主與上帝非
穆然會兩間精意之微必无以仰承乎履戴郊社一也
者正所以通冥漠而會之以精者也人主與宗工一也
欣原為往來故非怵然休以萃志而林之以神者
接乎前承宗廟也者故所以萃志而林之以神者
也通冥漠萃志意是真實語余士芳起云雖封內有先
祀已與大社殊切言郊耶世從周之先說來便得
室有奉已與大社殊切言郊耶世從周之先說來便得
題中源委接下云生茲何以禮行郊社哉宗子曰凡此有
威肅將以來乾坤而即改觀猶然丘澤間也故松
民物以存之兩間而即改觀猶然丘澤間也故松
崇君臨後所待帝而亮者皆以蘭之馨而直為
奉若也又何以禮行大宗庶幾若曰吾此髮膚既非
作我業各曾孫矣自大德克集以來侯王之几筵而
猶然擒記之典也故萃億兆之渙以貽之几筵而即

祈求言之思以與之動盪務本績緒後所紹發事帝
先而理者皆以有之矣而直為此歟翼也璧升其
祀先意皆透末合講云中有祀之事則玄黃營璧升其
所以禱禱惟我之忱而享帝享親成一大享無祀之事
則如禱之惟天臨汝也矣堯堯惟親成式堂構也尤所以
以親心合為一心祀而祀人所共知不祀而祀乃為
盡禮未可以蹊徑自之也蔡邦藩起云試思武周當
纘先之緒當以侯易王之勢但爾昭昭不亦善昭事矣
則其為祀典高相求喘息相倚者本不在歲時秩節
而况失所自當有一代嗟現而其所為天王稱尊宗
子纘大者自當有一代嗟現而其所為天王稱尊宗
或失所以事之禮則非遺孝而柳楊轉換頭緒甚明
繳云蓋追吾天地祖宗之恩以頌德無物可除不過以生
者轉庸生成之恩以頌德無物可除不過以生

寔帝天為赫魯孫為度已時必在解之先况
前人之志事之微有叔可通必其同紀事天而維述
始弘事親如天而維述始善若彼極類左經驚座雅
不歷吉蠲不隆終拘于變通之宜一君一相之心
合此題所以為佳程應龍起云彼關而立一君一相之心
令典有守志事以維述者壇圻禘祫之祀一旦新之
有通志事以維述者壇圻禘祫之祀一旦新之
語極雄偉開口不凡繳明命萬禱求其最真即顯赫之
唯即此事祀者取以通其精神近承期于元間雖震載
之宏規堂構之家法猶恐精神相隔與事祀者取以
會其末路深入一層令人刮目黃天醫兩扇寔講云上夫
帝之德弘矣一人藉其寵綏億萬姓荷其生成此而
事之僅一弥文之為藝也乎而有所以事者在其而
位其礼其樂之外天國人之精粹與萬姓之心思合
而共成一昇報者也而國丘方澤礼特藉之而起耳

續文規

卷十六

先世之德鉅矣一人爲統緒億萬姓
而祀之僅一編節之外夫固一人之
穆濟與萬國之精誠合而共成一奏
格也者而三年五年禮特曰之而
制挺數所以字甚明徐景濂中四比
云夫封內山川
怵然有殺一旦儼然于泰郊泰壇此
何以淺議之則
播薰石越之文也庸知戴天履地之
精誠悉萃此矣
宗月倫怡周切達之念非有歟一且
肅如于五年
三年以何過此之則爲續若存之衆
也庸知尊宗
明仰承履載生咸之澤何敢一日名
今中天地而
稱王
以微天地之靈還蒼天國丘方澤之
臨錫非儲也蓋
若曰吾今績祖宗而新命則返頌水
本帝之所也
敢頌史之念况禮不必熊倫祀常儀
即飭組豆于昭
穆貴賤之獻尊非泰也蓋以昌祖宗
之緒刪盡葛藤
益隆祖宗之尊則祀其先之所也

獨談神理氣揚詞逸足稱獨唱文三俊起云孟新

宗之層勢不得以俟禮之無執滯也長藉天地祖宗

與祀有變足而通者禮之無執滯也長藉天地祖宗

事與祀有恢之而閤者禮之無執滯也長藉天地祖宗

聲響不凡繳云蓋外而陟降而臨不羹牆而乎其所

事而祀者悖礼求之而陟降而臨不羹牆而乎其所

獲几獲之中將享之與祭愛慈之與凌其所以事而

祀者遺礼求之而格帝享誠之旁皇无外者也

調精采逼人唐虞治起云其心以為自疑所以來天

乃為所以事不能于一本之內相為專挑所以字甚明

遠趣則必有鉅典乃稱所以祀為專挑所以字甚明

矣為民而請命則賭兩間之弘化其若生若成者孰
非帝命之隆施而敢忘寸效乎故園丘方澤以昭格
亦陶範薩稷不備不陳所為升中而荐者摠以昭格
之恍而為上帝答幽顯也乃今之太廟夾室非昔之
二昭穆而吾太祖也正以化侯為王巍然已自顯庸
矣易新而更制則邇一姓之本原其為創為垂此訖
非厚德之流光而敢忘追荐乎故時食合食以歡享
之大事育事以時脩之所為君心萬而献者恭以永
思之則而為先意精詞暢極得享帝享親大意李震
人操威烈也
時起云武周之干天地休位懸矣乃無以一身之微
為其于祖考音容邈矣乃無以萬世之下追接一身
于百代之前不已遠乎而宗廟之礼久何為一身
之微萬世之下等語極得題中口氣蕭鳴盛起云蓋
之先即名山有祀大川有祀岳惟是守候封之典以
無墮王業不闕有類上帝而將享之者即宗公有應

禮記有時不聞有禮是禮有禮而禮之當經以元
是禮也升中祭望皆屬彌文意必有禮于祝史之典
牛耳之將者豈惟赫、百神欣享其祝凡於穆而下
无不式後比末收云不徒在孝子之慶曾孫之將者
豈惟公而下無不憑依之矣此二收極精發顯旨甚
在宗公而下無不憑依之矣此二收極精發顯旨甚
透胡士芳前比末云之惻怛而一念之度故以秉无
帝載而合其漠然已後比末云若將假无旁之度故
者是以所以事上帝也後比末云若將假无旁之度故
一念孝思直有以格幽玄而與假度數以表誠誠自
其原斯已者是所以格幽玄而與假度數以表誠誠自
是寔理潘應龍前比末云上帝无以成其鴻恩萬姓
一人為天之宗子敢墮于下帝以昭明神蓋故筆
鴻禮豈惟獻片念之精忱且革萬姓之冥爽而上微

第壹 後比末云非無以也蓋以數百年藉先人燕翼

始祀是至敢廢墜不奉以爲先靈玷故肇稱曠儀宜

惟見廟貌之尊嚴亦賴諸裏之肅穆而上格玄冥矣

二綴皆精哉所以字甚透摠收云帝鑑于步无形則要

也稟祖宗于莫牆至慎也即身未臨清廟却極之際

而真己乎昭丁有彤則察身未臨清廟却極之際

禮三章之儀而誠以貫極力發揮精神更倍

徐一揆譚云天工出郊社以人而交天也王者相代

歲皆无所不爲昭事特于冬至夏至凜然見降臨

之象本國家安阜之功不敢自而有歸之心天地而目

通而圭辭璫琮之內有事圭璽璜琮之外有所以事

者也禮行于禘嘗以孫而合祖也王者統承祖緒心

精寔通世德其何儀先典紹光澤者无所不爲承祀

許特下時享於祀宛然見華渚之象舉歲時日單之
政不敢自農而告之宗廟而回以表其恒若之恩斯
王者之神與祖宗之神兩相融貫而恒萬懷發所以
瞻之內有祀惟萬懷愴之外有所以祀者也
字極透會理措詞不是經生口吻秦鍾震起云功夫
費明德存管而博行矣符格幽為本則有祀典所載
太壇大圻之異制而祀于郊祀也者三月五年之異
率而禮于宗廟也者幾製本生也詞麗而意精一起便
皆武周廟也而皆幾製本生也
得本旨寔講云萬物之本于天地也日華于无言
王者業為之子而事之則上帝足矣其式憑固有所歸
非事將明禋至意居吉獨將事之先而直以郊社尊
生成之萬一是根本之一藉也人之本乎祖也獲競
業為之遠而祀之則固陋非視簡文而修視亦非祀
將孝享精誠在監祝告虔之外而立以廟祀治冰木

之思又報模寫事字祀字極明極切讀之令人洒
然范燿起云聖人以爲我身非我有吾先祖之所自
也我從祖宗推到上帝此文之有源委者接云祖身
上帝所自成矣則有上帝乃有吾祖倘不有以事之
吾之孝不有贊而木望者乎是郊社之禮行焉若
曰我寧寧未殿其生而即時有淮猷豈足據真惻乎
只今清寧殿其生而即時有淮猷豈足據真惻乎
上帝之恩無所自出矣則有先祖乃有吾身
耳我身業爲先祖之所自出矣則有先祖乃有吾身
倘不有以祀之吾之孝不結而末乎若乎是宗座
之禮行焉若曰濯人厥靈報德何期即時有深將寧
足展忱素乎只今廟貌如故其錦人而末免者誰不
共飲于上帝之醑即吾身萬派中之支派萬枝中之
一葉初不以先人爲生我而不焉之焉共焉也至

則祀之有所通從一派上發揮情理俱到鄒潘兩扇

講云

其郊社也哉者曰此以報天地之德夫歲載生

曰事之耳我一人自亮工以來天之威時保何日不曰

明曰且特藉于冬至夏至之儀以通其昭事之惇而

登郊壇以告虔若率屋漏顧誤之情上帝臨汝之念

畢萃而注之此也而所以事之者至矣其宗廟也說

者謂此以谷祖宗之澤夫宗功祖德堂構万年豈僅

此駿奔之一其答之也亦曰祀之耳我一自續

緒以來明德是懿何日不見羹見牆特藉于四時大

拾之典以致其裡祀之誠而奉牲休以鹽荐若率平

日蒿簋之愛視听音容之思悉凝而說到屋漏顧誤

之精則郊社非徒報德寔有精意存焉所宜潛玩揅

繳云

假分之則薦其馨香重玄可孚昭其芬苾九廟可

假而宗子之孝與曾孫之虔直通上下先後聯

為一氣而不但受釐之辨文合之則泰壇之履揚于
著存揅楠之昭嚴于帝鑒而受命于帝即受氣于觀
直潛天地祖宗而冥為一上下先後聯為一氣天地
心而寧凌時惘之足察
祖宗冥為一心方認得制禮本意馮時來前扇繳云
是禮也升中崇望皆屬弘文意必有越于祝史之陳
牛年之將者豈惟耕：百神欣受其既凡於穆而下
元不式後扇繳云徒在孝子之虔曾孫之將者豈惟
靈之矣後扇繳云徒在孝子之虔曾孫之將者豈惟
洋：烈祖儀恭居款凡在依題布景靡不匠心韋際
宗公而下无不憑依之矣依題布景靡不匠心韋際
黼黻云當其時宇宙闢而再造統紀起而更新祈天
通精氣之表乃辨二大禮焉曰郊起得有源且屆落
社曰宗廟則吾將究其所以矣
正大深得墨卷之体前扇繳云蓋至于家國天下統
知履載深恩毫不較

忘然後知無疆之明命與不磨之心情所相結後
所為度愈寡而承愈親者也。是郊社所為設也。
廟繳云。蓋至于奕代孫子猶知堂構家法。原有所
合所為。規無形而所設也。聲無疆之明命不磨之心精
者也。是宗廟所為設也。聲無疆之明命不磨之心精
等語深得武周制禮之精意真名筆也。林光庭前比
講云。彼其以宗子而裁高厚。不以一豆登之。間齒報
命日在。靈承虞其恍惚。而難親。而直于郊壇。見天之
際。振若慎。若隆之思。蓋托此以事天。并其所以事
天之心而畢。後比講云。一駿奔之像饗格也。明甚意
其陳珪噴者為吾心。陽嗣守者耶。祖德日見。黃牆虞
其省渺而難據。而直于假廟。見相之際。深有嚴有翼之
之念。蓋托此以事親。并其推剔。所以字意婉詞明
所以事親之心而盡注之矣。其推剔所以字意婉詞明

不落塵境翁竟成繳云

故其對越之虞致儼于蕭穆

欽事天享親之事而行之者也其新資于思成此武周
達也乃其昭事之忱不厘介而虔駿惠之思不保將
而崇此武周通事帝享親之志而將以莊麗之詞發
之者也其所以事而能之者微也

精深之思躍然動人林道推寔講云

夫武周前此從

升中告虔禮至明備彼豈以陶範竊乘密其仰覆荷
戴之恩也者蓋曰吾業為天也宗子而精神與相繼
絕則明威其誰式憑是故躬親乎對越之位而神明
乎高厚之原就然提醒此心以求無愧于神明蓋
敬事結于方寸而假可見之事以將之此如社所
設也而謂其睹生成以婦德者淺乎言事矣武周前
此亦未禘也而今也明裡如在禮至隆重彼豈以
豆圭璋寄其水木本原之念也者蓋曰吾業已振
久遺祉而意緒與相通之懷愴之外欽然檢束此
執乎裸將之舉而精通之懷愴之外欽然檢束此

心以求無忝于前人蓋至季歟于無文而假有文之
祀以達之此礼所以行之宗廟也而謂其既不基而
焉報也粗以制禮歸之此心是知本領工夫者曰
乎言祀矣以制禮歸之此心是知本領工夫者曰
提醒曰檢束深達古人精意林雲翔寔講云大略而
是而郊壇人曰武周之事上帝耳而非所以事也所
以事者郊壇未展臨法常存生機躬膺精爽如在天
子中和參贊之思與上帝化育生成之德畢聯緒于
馨香盥荐之間乃稱事乎而區區告報而折鴻休
又其緒已九畝而荐馨九歲而采格人曰武周之祀
其先耳而非所以祀也所以祀者清廟未列祫肅常
凝太室甫臨音容若即人于水源木本之懷與初
宗百世相感之精畢收揖于奏饗无言之頃乃稱祀
乎而僅藉假廟而只就所以二字儘力鋪揚而轉
表著存又其文已

入轉溪直透心髓鄒孟都起云乃武周以天地與我

本之中自生隔開令精誠不上格于玄冥先人與我
原為一體豈有子一休之中自設緊遠令孝思不出
冥漢從一本一休上發揮乃知天地祖宗與吾心本
相綰結而礼所由該可認見也林一奇起云彼其事
之心即未嘗以踐庸之制妄濫大造而其善猶善述
之然猶自無以忘緒之真独创鉅典

即以本文之意發二聖報本之心最為深切

孟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人不是同得天地生物
之心以生乃同得天地生人之心以生故人與人同
托根于玄造而獨得其秀而靈者不但不忍于物而
尤不忍于人也求仁者求此積德者積此舍此而外

別無學問矣此心不特初生時有即老死亦未嘗滅
者不特聖人有即汨沒之甚亦未嘗亡者孟子指赤
子入井一段光景最為真切人不但有所戰恐于人
為自失其本心即使涵養收拾盡漫本來一段光景
而不能寔落有仁愛及人亦只是自了漢故孟子引
先王仁政以証之惣之只完此本來一念而已林欲
緝首二比云我之外有人而以心觀人無之非我有
外又有人而以心並觀無之非人有不忍于
一人而忍于千萬人者又非其初矣有不忍于
意浚可迎刃而解駱志賓起云當其載形而賦共一
情氣也未知有異人

也其合理而疑亦共一主宰也未始有異心也元異
人則其開節運動皆吾精吾魄吾神養安有可忍之
心無異心則其遺流默注皆共悲深入理窟奇々恠
共節共榮共瘁安有忍人之心以下凡夫兵爭之相
不蹈常徑接講云夷戰伐之相殘在三代以上必
皆以為為不可忍之事而要之非今遂無是心也利
未忘矜憐時露則皆有剛然而不能忍焉試觀暴
奔之徒凡夫諒以皆造置於術以召殃在操存之士
必皆以爲不可忍之務而要之非彼獨無是心也夜
有慨然而不能禁者焉剗切之論不妨縱橫陳鳴瑜
書云念之不忍人者其念而或忍此念之忍其常然也
不忍之念相為有無而非忍不忍之念獨為有無也
不得執偶然之有以謀其常然之无亦非不忍人
之人而或以此人之忍頓開彼人之念之不忍其
有而不忍者其皆有也忍不忍之念不為起滅而非

思不忍之人原有定品也亦不得不思致極深議論極
執此人之忍而議彼人之元氣流行中慘舒之脈何自不
懇余士芳講云一靜現元氣流其慘必共查其未舒而欲
以舒其慘者人若不得已焉非舒彼也自舒而己
動現生其慘者人若不得已焉非舒彼也自舒而己
上盡查其不能禁焉非愉後也自愉而己
在者不能禁焉非愉後也自愉而己
極令人有醒後四比云蓋凡曰忍者必其心知人
發之昔也即此割焉以逞微獨忍人之正以忍心而
忍心必非五以爲心凡曰不忍者必其心知人
不自忍意有所勒而不忍不自忍也即此其心知人
故粗而峻任一腔生忍不屬已不忍心乃其所以爲人
激之地其閑節之相一何如惜而有萬物一息生理不
逐已有剥落之痛况忍者不識心并其不識人之美醜
何如而謂有忍有忍不忍者不識心并其不識人之美醜

研極本說人所不能說的道理蔡邦藩後二比云或其
有而一人以全千萬人亦心之不得不忍也而非其
心而也如飲乎居而罔視其疾痛猶人病瘵枕人非
之真又或有人非吾忍之而若吾忍忍者愈見其不忍
也而其心求非忍也如其還照而竟即庸衆猶是聖
賢我是不待說陰論合而一物不忍反獨真懇者愈
見其量意到語到沉着痛快程應龍起云能抱空子
是之量世所謂心者是特為主宰者也又不能矯生
而猶存所以為心者蓋托為舍勝者也惟特為主宰
則衆庶俱托此竅一心可通萬心惟托為只就心字
禽恥則不忍便是生祖乃心感若一心托為只就心字
提掇而大意了然中二比云吾以內現其寂然之境
惺者是人之衆所共包而無焉未有淫之而忍現之
者也則當其冥同具好生之真吾以外現其介然之

神意處方倪而真性自畢呈者是同胞之倫所共好
而屬焉未有聯之而忍傷之者也則及其感均露好
視之鑽研沉細直透本根非淺學可到黃天鵬中二
比云當其寂而生之意不知其從何而伏然而人
而不思一念之起而人自覺其原之真動而最爲奮勃
知其從何而起然而人自覺其原之真動而最爲奮勃
試求之萌動之起而不寂感二意體認最真近來後
生作文都不喜立柱故不知其精到耳徐景瀛起云
蓋人現人一体耳凡天下人之心即起於人自真
惺惺不忍人之幻形耳凡天下人之心即起於人自真
者也人現人幻形耳凡天下人之心即起於人自真
于脫人不忍多真元則此心在一人獨真而無偶在
同符者也而提得人字明白而命意剴切直透本原

下接講云

不為人者假机不忍人若生机天地間何物

之皆假之與影跡之真倪尚不或也如曰此矜生而

彼成忍心與心原觸向不熱矣忍人者妄心不動其良

若良心字而內何人不關其肺隔又何人不動其良

心誠實勘之指溺之念凡希之善根猴相近也刻畫

如曰有慈和或有憐愛人與人不同心不熱矣刻畫

沉語人透心定非凡品文三俊起云忍之生也根不

而出則其体点不忍之体也豈其生前抱之而刑后

難之入之指也與不忍之人心混沌而廢則其本体

而不忍之同体也豈其勘旨真而鑄詞警中二比云

人之自人其習異也而苟不能于七情之外別其心

知則必向隅必隱剥膚必戚斷不忍以一念之殺机

于宇宙之陽春夫人自有此心耳人之相人其分異

也而苟不能不覆載之內自成性之體則共痛為拊

瘡為摩斲所不忍以匹夫樵宰為自性之溫恭夫人皆

有此語之鑽研極細極裕李震時講云夫謂之則
心耳嗜好情欲狻吾也倘相肖相比之中未嘗有偏
我偏癖之患即不能人施之人濟之而此中則然動
念有并生乎思怨付之而忘者元問聖憑已夫謂之
不忍人則人之情關于我者最親也我之情用于人
者最切也我之最親最切之人坐視其可憫可哀之狀
即未必人指之最親最切之人坐視其可憫可哀之狀
誹謗置之不較者意極透徹詞又雅馴洵是作手胡
無問豈盡已不較者意極透徹詞又雅馴洵是作手胡
士芳講云人試觀此心未起時湛然無念耳倏遇物
儻者誰非不忍之心所萌動乎一況人之懷有倏然感
之相為流注者奚獨于一體之中而與人之相類正勝
現此心乍安竟有惻然不寧者又誰非不忍之目即弗
為坐視之安竟有惻然不寧者又誰非不忍之目即弗
勃發乎况心與心相通正人之同此真描寫逼真詞
杭者奚獨于皆有之心而獨異之同此真描寫逼真詞

渡跌宕學識兼到者也張瑞圖後半篇云情意亦交磨

皆情識之紛構而不為心惟直窮其發念之原當有

油然抱其不忍以出者而人無知思一矣強者角弱

衆者暴寡皆勢力之相傾而不名爲心惟直究其有

念之區當有惻然抱其不忍以入者而人無古今之

或一人也或一人以妄念忍之我以真念痛之則皆有之

一微也或一人也我忍之我以真念痛之則皆有之

皆有其又微也甚有舍生捐軀以伸其拯救者其

忍于已也正其不忍于人也甚有錮強抑暴不少愛

惜者其忍于忍人之人也正有見于其認題寫理愈

之不可忍也人試內職取而真心見矣

發愈透神情流溢沛然不滯莊重岳前二比云與人

之托生也原自同氣其呼吸相連也精神相注也爲

有相通相注之中而忍爲平堅者蓋維望未始私賦

形也本出一脉腎非獨豐惡非獨減矣計人與人之

悲愉相屬也鳥有

相開相屬之內而忍為戕害者蓋大造未始直從源
偏鉅鑄而慈祥一念聖不任增凡不任減矣而吾人本
頭上說來極得本旨次二比云來之良醞釀于至厚
故赤子抱大人之神惡夫具聖人之休皆其念之厚
而不薄者也忍之機逆而夫人最初之真流溢于至
順故片心連足王之順而不逆者也就忍字發明皆不
氣之息皆其机之順而不逆者也
經人道語所以為工除一榛後二比云此心不特于
之心天下盡皆赤子即常智故紛紜之目而此心隱
然若有不什者從得以利後之復凡尋最初之真此
心時露于微則為平旦之心何人不能已者從得以
引陷溺之厄而此心胎然有不離已者從得以希
之生理操智故不能斷物誘不能亡說盡真心光景
同然之契
素鍾震講云意有不忍于已者亦不必其遲忍于此
蓋謂之人已同城而處方寸中共有此

愛護耳情有不忍于所親者上不必其遷忍于塗人
蓋謂之人已同氣而感太虛中更無著此然刻耳
以人已立論意到情真次二比云或認情為快意而
其初固惺然一脈所移之積全轉生機以為有忍而不忍
而非也雖耳目既移之積全轉生機以為有忍而不忍
固為然一時不忍而合之心也說得忍字透理意俱足
范燿後二比云廟而情柔橫觸反為感所害也夫惟
適活夷之境則此心酣暢當震憾之為感所害也夫惟
突又一心密迫于安情之欲滋人自休會不到耳不
忍隱于寂矣乃當其猝時較之緣則介不容分却人
猶為病所儲也夫惟斷計較之緣則介不容分却人
我之障則思无再計何以至此耳字字尋真
言之莫喻人亦不識何以至此耳
言心入髓都備講云呻吟而不愛其情即令衆所

慧梯而故強之彼所不堪而故授之在我亦有黑然
不能自釋者此不釋然之心則皆有不愛其力即令智
干疾苦也若我之所自察自搔而不愛其力即令智
械之深而天心時見且晝之惜而夜氣來復在我而
有矣然不能自竟者此不刺骨深談洞心駭目陳應
自竟之心則皆有之驗也
春中二比云
即元論慈祥之品其性：生理靡所不能
千斧斤斲喪之餘禁本念而後明之氣一而亦不能
萬：生意靡所不適即此而後生殺之仇一代其
竟不能干天地不續語皆獨創理通真詮綴云蓋與世
之後斷仁風干不續語皆獨創理通真詮綴云蓋與世
時非降而此心為不稿不涸之天相故輸人者必就
並育以轉不害之原而本來之休自觀旦昼有時特
由几希以通妙合之竅而生人之理自明
真一洗俗套三復令人起敬楊瑩鍾講云
原苞孕于

太始而人乘之以此生則必反而各得其所以生即勢
足也固未有計貌則合而撫真則異者也念其
原分布于胞與而人並之以主則必並而均念其
所生即人情偶然念偶萌而此懇者已有所溢而不
為過也人人然也故未有一腔為我六合相啖者也不
直發真心意甚懇切而華力道勁燁然可觀繳云真
心則有不變之常從后念論則你染弥處不勝轉
念之變初念誠則一以妄心形真心境界更切韋
際齋錄云蓋人之言不為誠息以為保全之難而吾之
息者正其未及保全之始而有觸皆通者也不忍言
人則不忍惟是大賢以皆有言人則不忍無論
至愚不加之休而隨人各足者也萬形有散真心不
賢聖不加之休而隨人各足者也萬形有散真心不

滅故滅息之難等語乃獨創之詞無所目覩所以為
妙陳正學繳云蓋忍其用而具造物之心者不能无疹
處以干天和故忍人之心不必人之心者不能无疹
生機也天道好生恒心利后露其全而体大生之撰
者常目真境以見天心故不曰真境以見天心乃是
忍之心自信人之之皆有曰真境以見天心乃是
逼真之語林光庭講云相觸而何忍一氣所分之人
有一哀痛不平之介其側乎固知其慈心惻念皆不
忍人之心所流溢也而心之相印不繩約而同矣人
之干人也岐則異形合則同体而豈忍羣萃而處之
人有一怨周莫訴之慘其衷乎固知其周全保護皆
不忍人之心所遍滿也而意懇切而氣豪爽翩上
心之並然不待券而合矣意懇切而氣豪爽翩上
乘之文也陳伯英繳云要之心謂之有則得之本來與

有只就本題字面提掇闡揚便成妙境陳鑣起云
之喜也則曰矣如名之曰人計喜怒哀樂有異于人
之德戚正心之常欣處也誰則元之能自外于人則
已矣如仇然足人計肢體髮膚不同于一人之肢體
膚首手足則俱榮奚忍使髮膚不同于一人之肢體
人之手足或心之常榮處也誰則無之不忍人之獨
 戚正是心之常惺入理之談自然刮目林道推講云
試觀人身中一有疾癰疔癢此心輒有惺然不樂者
何也不忍故也而人以人觀人初分之始皆一身也
忍之身而預忍之人耶又試觀萬物中一有夫札痒
枯槁為愁然不亨者何也不忍故也而人以人愛人並
生之中倚相屬也忍之語意懇到闡發詳明楊鼎
 物而頭忍之人耶

鍾講云其思此一身耳而疾痛病瘳之而皆充夫

然而謂熱然不動念必非情也試思依異類耳

同類動之而時感夫彼其異類猶感也而以物衡人

帖然不閑慮後非情也寫意甚精直逼真境

講云和即其命也其不忍于並生並育中有一點慈

膏者乃造化維珍之賦人一人有同原矣性也其不

滅方成其心而性于何宅一孩則但即其性也其不

忍于皆同皆得中有獨榮也齊者說理詳明句句懇

乃率性共由之路人々有同宗矣說理詳明句句懇

惻繖云肺痿理一皆字由太和之氣象

裏曲則好生之意常派而疾痛疴嗜欲不參則真心

不毀是真寔語林雲翔後二比云此心說先天平氣

原有慈祥畀全具于无形无朕之中必有不忍而見
此心之体此心不涉人間游念而得故喻相通悲
憂相觸胥統同于並生並育之良此心從先天孕毓及
中以皆有而不忍而做此心之良

不涉人間游念至理盎然金石可鐫此言難泯陳拱

鏘諱云異境而順拂異遣則憐焉傷心同形而成焉
性欲通而不則自遇者乎安見此獨豐而彼獨盡也

十傷而一順則順者亦悲十虧而一成則成者亦戚
是心也非其舍于虛証于竟欲已而不順者亦悲成

能自己者乎安在彼德增而此歉減也順者亦悲成

者亦戚是心念所不到鄭鼎諱云凡希之隱見常存
不及幸端于不忍也是皆有中愛有真包涵也一樹之

不及幸端于不忍也是皆有中愛有真包涵也一樹之

不及幸端于不忍也是皆有中愛有真包涵也一樹之

不及幸端于不忍也是皆有中愛有真包涵也一樹之

不及幸端于不忍也是皆有中愛有真包涵也一樹之

不及幸端于不忍也是皆有中愛有真包涵也一樹之

中致真氣象軒豁語意近真文之最佳者
推之也乾父坤母之初人與我本屬一家
云之而思其有疾痛之狀乎故矜全一
之以思不能則治之以意者何非不忍之
元人弗有矣反之成其有疾痛之始人與我
豈有一休之之中而思其有疾痛之始人與我
勢在則綢之以惠不在則動之以情者何
呈露也蓋無反本窮源真心如見鍾籟傷
人不具矣即與俱呈而萬然有與人全
性呈不忌即與俱呈而萬然有與人全
非必特念而生是心也服體不殊則精元
不充其相與俱露而益然有與人全
露不忌即與俱露而益然有與人全
待思諒而運是心也毛裏不二則命脉常
憂悔不充其相與俱露而益然有與人全
殊則精元常貫與毛裏不二則命脉常通
等語說理

氣精不涉塵境諸省直惟福建得見九十魁墨卷故
所取獨詳即名次甚後而文品甚高有出于尋常蹊
徑之外者蓋閩文極盛之會也

游藝齋續文規卷之十六終

清華塾續文規卷之十七

趙田逸農袁黃坤儀甫輯

門人劉有執無競甫閱

男袁天啓若思甫訂

嗣男葉紹袁仲韶甫校

姪孫袁祚熙戴之甫

正講 五

湖廣文質彬彬。○蒙引謂須用七分質三分文方是彬彬。此依稀猜度之言非真見也。文質無弊所弊者

勝耳若有一毫偏重之意不論文質皆非究竟且文
是何物質又是何物總在吾德性中流出若欲分二
者而較量之則文質原不是二物若欲合二者而凝
會之則文質亦不是可輟泊底東西湏是養得心体
中和舒之則英華卷之則蕙寔從氣寔處生華則有
即是文日章不離闇然則文即是質是謂成德是謂
時中是謂君子解元郭士望首二比亦重質上說中
二比云有非有降者世通之常即文質亦何能久而
不散要以見時之所欲赴其所欲棄者而
顯其要以挽其趨則就其所不容過處皆朴心之必
欲流而蕙章之必欲附也乃文乃質均而亭之是為

天下之至平已自合自正者生人之謂即之類亦必
不能久而晦沒要以現情之所積重典其所積者
而衡其度以在十宜則就其所不計已處而文必無
裁減之端而亦無增補之路也一類一文而述之
是為天下朴心之必欲流藻章之必欲附等語說得
甚精淡二比說非以有較量非實有低昂俱破約之
語吳弘功講云太朴過琢則玄黃則于无用惟以氣
也藻有待也美在其中而有文之精綸疑其意以
則藻病于太甚惟以白受采煥而太白之意偶
存自自舍也來自流也醫從質說到文而詞氣悠揚
然曰草而不炫之文辭矣
自然可玩羅調陽講云有固質之主張也听于理固
固質而質不藏者此以制其勝者也故不必質如文
如如而惟求以如其理而止則無不聞然也亦無

不似然也而相本榮華楊天理之中已文類之化
我之所不為者以心杜勝机者也故不以文類類于文
而文不為者以心杜勝机者也故不以文類類于文
文而惟求以如真光而止則無不豁然亦無不邇
人心之雅已說不必文如類如文而惟求

當理此徹骨髓之談非大有識見者不能到陳聖

與講云綜文自之所必合華不離朴不離華而仕

好得夫亦清之如其富而止耳渾合于奔一之或

釣之性也變大凡之所自今華不掩朴不掩華

直其其粹然明也蓋亦有府物承明必陳不竭不

本房批云精融雅絕酒墨成珠誠然誠然鄭之良講

云渾沌開而柱緯呈焉賜琢以而薄朴還焉本天地
軒輊有苞孕乃有宣洩有疾揮必有根莖也其何得先
生之機摠之文者流涉廣者原本也其何得先
惟是貌必肖稟揮光蕤于萬寔毋炫耀而燥中藏通
表不觸衷文明溫于渾厚期泰酌以歸乎大雅
重質字倣而奇藻玄音奪人心目胡澄講云藻也而
章于何心目為合章也而闇于何心試想萬寔之與
揮先非事均調而自有均調惡知夫天明地察之似
而非然不著之真所自為節宣乎形之盛順
于身心性情之表矣何所錄歸乎而為爽自流何所
收攝乎而聲臭尽矣試思文明之與有孚孰為品節
而自有品節又惡知律地經天之數而非萬恭不顯
之神所有為貴臨乎形之章于何心闇于何心等
盛錯綜于規恢晉注之問矣

語極得題中本旨而精言雅調種々奇絕接下云嘗

不憚夫聲名文物之華而蹤跡洞越之意豈或滿之
冥斟其酌而華寔並茂是太素之元精所以節文也
而匠綏豈因人意未嘗不崇夫太羹玄酒之風而青
黃黼黻之觀寧有乏焉不致不和而條理自得是無
文之至文所以贊也而而僧損豈典時移故如裁孔
裁樂不出文質之互成而而監文監質摠歸一中之素
契從心苗中流出絕無烟火氣而後四語尤佳有珍
風飲露之態王奇意見極高問李甚邃常是楚中獨
步之才講屢皆工全錄其四比云試就其文求之而
其大觀哉然而非無根之藻繪也徑律之文章托元
名之朴以自是是附質之文非度有之文也而彰
乎華實之並茂矣試就其質求之而涉之移何神
然其太素執然而非無文之雅曾也闊淡之精
天然之條理以日章是至文之質非離之質也而
彰：乎精彩之俱融矣謂有所持衡而歸于平是文

質可而分之物也。不知率性而流，則利戾與背。華木
同域而共呈，即質即文。尚分之質，得所以分也。而何
處可施其權衡？謂有所參伍而調于遠，是文有可湊
合之物也。不知任天而動，則為寔典光輝，自按節而
曲中非文，非有尚合之莫得所。奇思逸調，雲蒸霞變，
以合也。而何處可容其制量？日開以移者，已不能不
不可方物。賀逢聖講云：『風氣日開，以移者，已不能不
生于外，制之漢力，葆夫未雕之胎，而化反自始。樂反自
無有，以浮靡滿其質者，如長者，此風會日盛，蚩張
者已不能不侈于文，而度數以制德，行詔節于萬教
之後，力克夫未鑒之真，而肢體之制，德行詔節于萬教
偽傷其質者。』全歸重質上，而以古同發新調，卓有前
輩矩矱。又二比，酌分數以為均，詎有不易之矩，而虞
夏之忠敬，即寓于節；監視之中，借綢繆以為美觀。
猶不免囿于其習，惟是窮變通久，與以不傳之宜而

於周之制酌原不遜
愈入愈深而高華流麗卓然大

雅張斗樞起云而惟是多之以主主轉俾色澤係天真

而着此四語便竟從蓉後二比云當使之精英易散

惟文非有餘賁非不足則從闊生章亦端闊彬不派

然酌盈濟虛之道也而佳字崇雅既甘為節而不苦

以鍾采則從素并光亦歸素彬然去大去甚之

風也而含華表朴句歛文歸貞而精神煥發愈出

愈奇李化龍講云文明開則景運重德而文非飾歟

貴已者代章根原楚而質卒不令愿慈晦于似章泰
臣而布之固第宜已文物密則風化推新而文非娛
目必有為之根抵也者斯寔為之宣揚也者物采原
真誠以出卒不令真誠掩于物采綜而施之罔弗

思致情深詞藻並鍊魏國賓講云非必有此千低

初止有此雅致而大雅之中色澤寓焉即色澤之價

亦以濟雅道之窮而必不使初意為之不掩也

去相勝而適均形：然有參和之妙矣非必着意於

軒軋試求太始之先止有一敦朴之太朴之中章美

始為之悉倚也是矯偏重而相濟相：然得調適之

矣直窮太始句々重質而理精詞俊旨趣盎然曹元

龍講云太朴无文則乾坤之體制不昭然而歸琢太

也彬：然苞塞之文而文不離質是素自存也華自流

之遺也而不徒綴續紛之習以體世者矣太朴未散

則生人之羽像不立然而煬爛已極每致元神之寢

兼惟是白自含也彩自貴也形：然辭勃之文而文

而不徒工雖琢之事以炫美者矣說依然太朴未散

是有道理而精思雅調悉抒獨詣

中庸今夫天二節。○分而言之有天地山川合而言之皆天也。此節書有華嚴景象。單言天則見天大而無外。就天中指出地來地又大而無外。就天地中指出一山。亦大而無外。指一水。亦大而無外。蓋一山一水完全是天覆的力量。並不少欠分毫。然後見天之所以為大。正是帝網無尽的法門。然此皆就其生物處說。若說到心上則三光之繫萬物之覆皆其粗迹矣。這箇維天之命與天命之謂性一樣。就洪鈞未

賦品彙未受處說天地不但高明併厚兼重悠久朱
子謂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則徹頭徹尾
渾是不已的物事到得文主言純依舊歸到至誠無
息上蓋純則元化停蓄不二為根而生長收藏皆真
體中之變化矣郭士望此篇甚佳起云天俞一息斷
物俞而生之發也不盛人心一息斷續先將不已之
又必不能廢天俞而功之運也有意
意提起最得肯綮講上節云今夫天无所不肖其自
地以上皆天也其自地
積漸以佐名山大水皆天也昭昭不足為其多无窮
不可得其際三光於此素其倪萬彙於此施其宇自
是於積氣生積魄生積形一天也氣而為地化
而為山川衍而為山珍水族之物罔不托而載則莫

非天也莫小天所為生物之不測也而天叙得變化
之天從可窺矣脛之天亦從此可窺矣而天叙得變化
不繁不偏甚有法程接下講云蓋不生能生不化
無憂謫天之所以潛其神故無象而為象宗無形而
為形君彼其廣博繁衍虛政天之所以寄其精若是
乎詩言天命之不己典言文德之純異也己不
已有二乎何也人心原無絕續之期而以一為際
為期人心亦無堦之始而以一為際而以一為際
而一理以一念代換之端純首任一真以王游衍之
莫得其門莫得其域亦烏自而考其出王游衍之迹
此其本生長收藏胥變化于一腔之宇而稟載生成
共流注于無尽之意不徧乎一不己之天而稟載不
測之功渾融透徹無際可尋通篇皆佳故全錄之羅
用著矣渾然之天不生瑕隙即不生止息迴旋終
調陽講云始念：相代此心有四時之運焉而奚其

已也。粹然之天，不着點染，即不著去來往復，周回不息。而無積故，莊玄維疑其有而萬象無停機，亦與之無。絢熙破止，各其光而太虛無純極，亦與前二比義揮之。无純極，則不已者，即發育萬物之樞。前二比義，揮甚透浚。二比返照有情，王奇前半篇講云：『今夫天一而天在極之无旁，而天亦在為二。』昭然為五辰紐為洪纖，高下字何其無，藏其然而未足，以旁无旁之功，用也。自天而下，而及于地，凡地之生物，就非天之生物乎？自天而分，而及于山水，凡山水之生物乎？非天講處固當超脫然太凌駕，則遺漏多而顯意不明。此作不元不淳極得要領，講下節云：『起于真妄之互乘，而宅心于无妄之字，則一息可貞焉。』千古存亡之端，起于理欲之迭注，而棲志于无欲。

六、

張

之境則千古思精而詞朗真佳作也鄭之良起云徒如
可收千一息以顯然之適而謂至葉無本乎是以耶无旁而尽
天矣以地疾山水之生物而尽天矣是以耶无旁而尽
為天先將所以為天意振起極有筆力講下節云
首也之心体原自然翳不翳亦自躋息不斷惟不惟其心
体而恒體恒體恒體有解；若存者為蓋精則自續非繼
之而後續也解熙之心性本自鐵塵不容亦自頃刻
不住惟不失其性體而常明常亮有息；相推者為
蓋粹則自聯體認既真發揮又透張斗樞講前半
篇云者今夫天黑運于渾淪之表固一物不能窺其倪
者也吾從胎；以及无旁字直日月星辰麗形万物
借天已哉即賸然者地所然者水崎然者山乎然天
天地下之字前之無旁而岳貢川珍識鴻鈞之造物
如地乎天之大矣使非有所以為天者為之根宗則

物：雖之而次息之功已窮即粹物莫之而數化不
之原已竭矣倘詩所云於綽不已者意在斯乎不
獨凌駕得休抑亦點撥有情後講云蓋惟天拔物
生皆於穆中之法象惟文法天而無所積而大生廣
積而經緯變化皆從中出之本體一古雅精緻結
無痕巧奪天工矣李化龍起云以天之司命而真
宰則造化易測人之符天也亦有真精隱括獨意易
以冥合之而遺棄真精則贊化無基際捨獨意則
醒人目講云特謂天之無紀極也而朱密窺其所以
者發者之所無辭則知之將以地無天之微謂廣
厚不盡于報生也而若載若振之所不為然誰之
又將以山水極天之候謂卷石一勺不為限也而陸
珍水錯之所以然又誰知之徒索于生物之功則至

賾者似涉迹象遠邇夫生物挑剔所以字而手神俊
之原彼雖熙者帝有停机夫天統一元君万象无生俊
逸下語有神賀祥起云為夫天統一元君万象无生俊
著為大生、不知其底也第見夫昭、者而天在焉
天窮者而天在焉與天以下之、地、崎為山派為
水者而天提得甚奇秀色可掬過下云稱於穆不已
亦在焉知帝天有俞是曰大生之、吾又見詩聯絡有法
而、不显文王而知聖德最純是天命之体聯絡有法
展、無、滅青宗益講上節云吾又以窺其至細之、用
夫豈惟奠三光要万物皆其生意即點掇得宜如星
庭地之載旁山川之產抱僑生現
派電掣不可摹擬講下節云獨渾而不露其疑神在
耳目之先也是純粹之極也純粹之極不可間以動
靜矣眾人方馳驚于形迹文獨戰而不浮其純粹在

之之外也。具真純之誼也。哉不顯字獨透。

孟子大匠誨人一節。○規矩原是粗迹。神巧寓乎其間。固不可執規矩為神奇。亦不可廢規矩而別求神奇。孟子見當時學者多薄視成法而爭求妙詣。故發此論。蓋道理之至精至微者。即在至粗至庸之中。未有不得其法度而先得其精意者。解元耶主顯提云。萬物之形狀固不勝其錯出。而圓就理方就理。至此極矣。生人之智巧固非旁自變態。而規以不圓為圖。矩以不方為說。到不圓不方。綽有態度中。寔講云。可。卷上下千形。內而空虛不著之中。吾且不能自範其形。而何以使人共範其形。况李馬者。心自為師。未嘗

之而欲其相忘其持能乎蓋目融指旋技速可奏而
妄意大匠之有他謬巧而不能地智可鑑萬象于目
端而意象難純之境吾且不能自中其經又何以令
人各中其程呢李島者意自為度來習之而輒為破
壞其所得乎蓋心慕乎定功乃所刻詞腹意為神理
而妄希大匠之別有便門從不竭也
流溢陳熙典講云 我思大匠操斤而一擊一橫動中
亦神乎其外而非其外者也茲則謬旨之心乃首矣不
能死撫而呈而還質効純者也茲則謬旨之心乃首矣不
得于一定之方員越之我思大匠操斤而一擊一橫動中
動呈奇迹彼有妙于規矩之中者矣要亦妙于其中
而莽離其中者也離則海者之心思勢不能應虛而
傳而正評受教者之要固不相肖也夫庸庸于當然而
之尺樣
脫盡塵筌多饒舌 張斗樞講云 空虛不著
觀物之形何以使人共範其形惟規矩有規矩在則當此
面勢現前皆指授也師以是弟子亦以是為外是目

時指於非尤進于歧而補國能者而此因不又以其
意象華執之境无以定物之術何以使人自定其
惟規矩在則揮斤引墨當下皆法程也教以是李
者亦以是為外是疑鬼疑神非无體其巧而成使
新而此固思精語藹李化龍起云夫規矩法天象
有不公矣中机中解性若神技也者參因不能固也
而蕩之所謂中程中度截若天定也者法又安得
焉使廣法而可大匠豈不擅技倆而何引誘之間
遵準則又豈不具神識而何成法之外別既奇術
筆調清新絕無塵態汝之以云保心應手之神豈
以運神舍法而神安寄故善教者不必法外尋奇
教者以所不能知而子弟之率由自護運斤成風
之巧豈曰法所能限然由法可以示李者以外法
安施教善誨者不必勸為難巧示李者以外法而
後李之備責成大匠便自得解徐養量云固可以得
習自端

意而得意者亦得象如外規矩以為意則意旁并
以傳意者亦得象如外規矩以為意則意旁并
得之師者也千變之容豈必于拘形而由形因以會
神如外規矩以爲神則神旁并所以傳神者亦旁在
大者亦何以進于技而在情詞懇至自是不凡青宗益
起云意者不知規矩者法也法者法也法者法也豈能于法外別授一
會一筆朗詞蒼題旨亦微後綴云即人之心至神原在然
大匠自爲操縱猶以無形運有形豈其論人而不傳
其形空令肖其神乎已不其然即本者至捷原不拘
有定之規矩然此必功深力到方能以無定所而定
豈其李觀而未得其制先解其意乎必不其然况規
矩一設而私智遙巧當不可以勝數銷規二比構思甚
精末綴更復有力曹方瑜云竭目力之所到則規矩

此妙規矩者也非能越規矩者也惟歸法以寄其獨
到之妙而甘苦徐疾始不病于元質整心慮之所獨
則規矩兩後及而靈慧先焉然此神規矩者也非能
惇規矩者也惟因法以尽其必周之謀而心手神志
始不苦思妙言微幾乎一字一解魏國賓實講云
于無據思妙言微幾乎一字一解魏國賓實講云
未立之先此規矩已有先物則而具者天下有不規
而員不矩而方者乎蓋人之所設亦文之所造也規
矩之化誨而李者亦若範焉而不敗誠矣民用既前
之化誨而李者亦若範焉而不敗誠矣民用既前
不矩者乎蓋亦之所在亦神之所寄也規矩妙于神
則何可以迹為出入即程才致使必以是說人之所
著之語言而李者亦若成焉而不能外矣說人之所
設亦天之所造極為懇至接講云其有冥契于善誘
用規矩不以規矩用我此之謂教李而相成也然途
有所必借亦唯師心而希頓悟其有膠漆于訓誨者

或甘或苦局于方之內不通于方之外此之謂教典
李商不入也然徑有所必遵亦惟守法以圖漸進
途有所必借徑有所必循是至當之論曹元龍後二
比云雖以大匠思象內而規矩之技則得于象先而規矩
而限之然而雕琢之象內而規矩之技則得于象先而規矩
目壞法門而開可衰之略雖以李者而希得心應手
之妙則不難規矩而方員可悟也妙于方員而規矩
可忘也規矩以不測而拘之然而錯綜神化皆規矩
以內之變態也直其巧議論剴切浩然洪聲自然觸
目廢師資而莫獲得之

河南上好禮六
稼為圃夫子只

句○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樊遲請為
之以好蓋為者身勞之好者心聯

之也其所好禮義信皆不是好一身之物如好礼乃
是好萬民秩叙之典思必中必正以為天下則率一
世而納之齊莊寅畏之中好義好信皆然此便是大
人家法大率儒者學問不至於經世則分量不完而
經世學術不本之大道則施為皆錯切湏記取解元
侯應琛起云上下之分雖懸所端軌度通意旨者摠
之道億兆之勢雖渙所以不揖持神乎契者摠
聞此好則不難一心而自有感通倡率之方
不露礼義信而虛融點掇便能動人大率此等題通
場皆提礼義信此獨不露定是高手手中三段云

惟礼可以

立敬徒歸外蕭之文非好也惟是本儀則以彰軌而
至情決洽真有從之非步而毫不少渝則民將式于
所當好範于所不範也惟是承而不承以服民浮慕宰制
者蓋非孔範也惟是承而不承以服民浮慕宰制
之迹非好也惟是承而不承以服民浮慕宰制
因時制宜而毫不少越則民將契于所甚好協其所
甚願相率景從而不章強使之志化者蓋義制我而
我制民也惟是承而不章強使之志化者蓋義制我而
本真寔以應裁而秉情惟至真有意氣孚于一誠且而
毫不少偽民將指神注于所好意氣孚于一誠且而
自有其情而還以其情輸之我者結構綿密無一字
蓋我以心示民而民以心信我也結構綿密無一字
不中節蘇繼歐開口先喝出禮義信三字即提云者
其顯設在心規恢闕兆姓向背之樞梁延翰亦提云夫
其根紐在心原握衆志從違之準梁延翰亦提云夫
孔義信也微乎之自上則把持目心志併于一途而和
在意氣之微乎之自上則把持目心志併于一途而和

此二格正同不將本文纏繞便竟直捷梁末

二比云當其相為感孚也則提執物以為衡擊叔度

而非震標畏非扭迹之屬廢豎其相為渾化也則欽承

脂中為字格而非於持赴趣而非要結從肝胆那

嘉標起云今夫談理道者誰不曰礼又信我其操之

勅主德之符第上明感通民之心之具其趣之于下別式

代隔惟上精注之而潛為教舞民之心自與我通

亦只提一句而義揮爽剗無一剩語中三段云以

民志而我其用好鳥不徒躬踞良文之執而直以

張體統之防其周規折矩者悉一人真精所流而

其也則上以其肅然不可傷者先天下而民豈有牽志

用其無偏無頗者迷主上之實意念所昭而布也則二
以其無偏無頗者迷主上之實意念所昭而布也則二
也亦心有不敷不誓者先天下而民豈其有玩心其
誠根于言未動之先者已入于人心而之微則我
情于人而人誰能容其情下我講妙字真切挑不敵
其用情也亦心有不敢不用耳講妙字真切挑不敵
字亦明張善繼繳云而一觀上心其訪躬而調傳先志
而造四海同然之具廷見民心其寅畏而嘿格之理
而不解者笑以愈同之心志而嘿大居嘿格之理
最練最確胡徵提云世有斯民者實上勢遠而易
莫希昱揭以好念而天下亦惟本然為可好則非道
无以懷寸衷民習驕而天下亦惟本然為可好則非道
天下亦惟當然為不敢獨提好與不敢迥異時吻
則非道先以悍東忘

中庸待其人而後行○此道終日在面前只是人不肯行愚不肖者既不信當下便是而自棄不行墮墮者又過求乎外而當面蹉過是以牽道而屬之聖人既曰大哉聖人之道則必有待而行者也謂之曰待則願見甚夥人不可以自棄謂之曰行則必寔見之行事而後所謂大者不虛也解元侯應龍云大無待也而其行未始無待也其大非人之所能知也其行亦非道之所能為也愚夫愚婦可以知也道何嘗有待而足天地聖人唯次第鋪排漸通真境以旁其分量道實則有待而行次第鋪排漸通真境棲講云高下散殊皆道併包而所借以行此併包者道豈能自為運量必待夫心源宏廓之人然

人見

2000

15

之理闡發精粹悠然入解蘇繼歐起云橐籥而真不
 能自運量則待之入道以神聖為只就題中字眼畧
 管押而人不皆神聖則待之其人物皆道併包而行
 加點綴便成妙境接講云天地萬物皆道必待傳化
 二者出焉而後能參贊乾坤陶冶萬靈以一心宏位
 育之猷而造化之執鍼賴以不辭若道為之期而人
 為之應已礼仪威以皆道經緯而行此經緯之道必
 符包孕精華者出焉而後能獨者會通妙運危制以
 一人連秩序之宗而人心之太朴藉發抒宣朗充然
 以不雕君道操其泰而人心為之符也

不竭是有氣槩文字喬進璠講云形色象貌乃大廣

傳有大于天地大千万物者是能行洋者之入也

此其人必鍾造化光岳之精而後出矣亦非旦

暮可謂者而道固處其虛以待之矣侍伍倫皆謂

之人惟是一術之精必有小于三百小于一千是

行優者是一術之精必有小于三百小于一千是

生即生矣亦非一二見者而道恒居其靜以待之

矣體貼其人字面醒豁可誦錄云曰詩則地者有需

之漸矣道之以迅而成需其學望于人焉如待之

象主于靜曰行則靜者有動之機矣人之以動而後

靜其返性于道又何如不然道而待人何負于目題

人、不行道有負于道人負乎道也于道何損而不行

說意識論有神王會篇首二比云吾想此道而不行

峻極者何物貴微于典礼者又何物而天下之不可

一日不行者此道此道不有待而行也則能養育者

誰能峻極者誰能運化者無聞者又誰真是竅源說
而斯道之所不容一日不待者此又誰
話不隨人口吻者綴云索何以至大之道不日道而
勉而尤負此道也則人共回顧本題脈絡如見陳璧浚
四比云道虛境也人實証也惟實以印虛則無待之
息之命脈道而無待也西方寸之陶鑄字宙則無待之
無迹而所以待者死心凡幾變之化極元化存不
已之神机然待死其相成也非操道以俟人非
易人以此附道實不落後先矣行特就其昭著而名也
非前此道就止而不派至此道深入無際字、神解
技蓋至此乎賴爾顯講云此道在聖人未生以前非
眠其迹故必待聖人至頓調停區區措置而後益昭
著于斯世是道其体于人其体道之具乎而所日渾

倫者道固不能不待人以爲間關矣此道在聖人既
生以後非始彰于有也顯其用併以顯其神故既得
至人經制裁酌補宣經綸而後益分布于兩間是道
其拒乎人其載拒之官乎而雖曰弥湯者道固不能
爲翁張矣以用意精深氣魄博大非淺李可到邊之靖
講云撰其行之著至于亘天地而容民物而必待其
其宰哉流行神其用吾心不息而後兩間之會斯亦
不其功矣其行之人試觀其形神相守之竟元稹合其
倪斯弥湯沛其机吾精常運而後生民之良道亦常
矣氣沉毅而詞煥發梁廷翰通篇皆好其文云流行之
也遊无涯之域拓無尽之紀見以爲皇先張而豈
自爲流行哉要必待大心之人以納之然後濬濬之兩
間散之万象者還而羅之不遺而道之大極先外者
始不至匪閑而不通矣道之運行也探至細之倪入

至矣。夫觀之域見以爲充足無間而豈自爲運行哉。要之待知之心。方寸而道之。真極先內者。始不至滯塞而導矣。故有謂道待人。載則道妙于虛器者。既多一分別之見。而惟是道待人。載則道妙于虛器者。既多一分別之肢。以形運道。以神運者。微多一牽合之私。而惟是納人。附道則道遊于漠人。參其靈。即心知肝胆皆爲道。外人爲運。豈精瑩流動遊刃有餘。幾無剩思矣。傳授商亦是作家講云。先待者必理有所附。而真何必神有所依。而天機借以極張焉。依于流品。則凡侍之。所充之。神與抱。先淮之。常行。者始不虛于寂。已性情。橫具。可行者。始不歸于玄。已哉。待字甚透。接云。恆太。

化其經曲之體不能自見故待之而机與天地合而道共
用則待之行兩說理入微精言轉密方應明後二
而道未嘗滅道之機而以聲臭參於穆也道无
比云叔以人為叔耳目視听之官即神理流行之藉
亦非人心藉道之灵手足持行之會亦道真馬依之
吳慈道之灵手足持行之會亦道真馬依之
物哉直透題旨門克新講云也哉萬物而極之天地者
莫清寧之理乎人也匪人則中和位育之此道為
而建也再礼儀而管威儀者道也孰完德之此道為
孰開受采之門乎人也匪人則中和位育之此道為
淡蘭又質之真豈懸空而造也真切之理修之詞
接講云惟原相合一自月相附麗于无容需待中若

有需待矣道不終晦行豈待人道唯自行豈非人
惟一振會合故而机互運于泳衍處更无闕抑矣
雄心不沒一吼山動矣孟紹虞後二比云道豈暫
雖穀委而不運則流衍布護之机以无息則周流
有以之既得道豈始達率性運而无息則周流
之用以乘人神趣瀟洒聲色俱足蘇守範講云
而沛于无端神趣瀟洒聲色俱足蘇守範講云
擴弥宏則葆全之不易其行將孰在乎惟是世
全修之人其徑寸足以羅宇宙其襟怀足以包
固量与道俱宏者也必待此而愈約愈密則
見斯道至大之量矣道之休愈約愈密則
不易其行將孰寄乎惟是世有容修之人其
以激秘旨其灵机足以通與矣固心与体俱
必待此人而后以密修竟融詞徹大是作手
密待見斯道至細之倪矣
孟子君子平其政○政不獨是紀綱法度正其精神

德愛之所流布處平亦不是調停其法全要從吾心
術中无偏无黨當曰當革當曰而又革、而又曰絕
無一點私曲如天地之應物隨感賦形畧無偏倚若
在事迹上調停便不能恰好矣孟子此語全要抹殺
子產沽奢之心而示之以蕩平之路將依阿世界之
心尽情磨洗坦、夷、不作纖毫陪奉態這便是平
政解元侯應琛講云闕廷之上與却坊稍有偏重則
平者惟是以貴準賤以親準疎如懸衡而鈞之此无
少低彼无少昂也蓋蕩然示天下以坦夷之途而哉
无心中也輦轂之下与齒道稍有異視則即此異視之
間必有壅闕而不問平者雖是視高若卑視遠若近

如持繩而縲之此死少置而彼死少置也蓋語意渾
廓然與天下以正直之路者而我死無意也蓋
融規模闊大洵是元作接講云為政則共育者我以
：彼之身而忘其施受之迹死無不與耶死不載耶
是之謂平而德意固已深于經綸胸中如翼可死
矣尺所末育者我以創為政則以一諫萬以勞哉
逆而去其偏枯之患離任德耶誰任怨耶如是之謂
平而精神則已踰于耳用意甚奇如驚濤湍流照耀
目而猶濡濡沐不足道矣用意見甚奇如驚濤湍流
人目繳云或有時好惡不作偏党盡融而上之謂
恩威異用寬偏異施而體統在上不情理透露大
必曲徇于下者是以不平為平也
名言蘇繼歐通篇皆好前二比云平者紀綱所無不
偏尤黨之規也常于此程量得準將耳目所未及者
胥得歸紀綱以受成焉而自華嚴迄却圻較若晝一

已平者法度所懸不以私為輕重是元反元則之誤
也惟于是衡量得均將睹听所未聞者咸得稟法度
以均霑焉而由一人寫乎字極透音調尤雅中二比
暨萬姓毫無缺望已
云同惡此大德以平其平也則括其所同好去其所
陶棄字之規模政有運調俾以平不平也者則中外
一準鈞衡焉迨不偏盈循此死有餘彼死不足譬盈
曲而合之氣象範圍哉乎字愈透愈奇末二比云蓋
之六公之氣象而喜怒愛憎盡歸銷鎔散之為
傷以平之治而勇躍皆嗟不歸飛露此王遠之卓
軌經世之神氣振揚回顧有力喬進璠講云自私自
宏歎也神氣振揚回顧有力喬進璠講云自私自
其不平易曙也即政而能施于人則受恩之少焉與
受恩之多寡已鉅于多寡而不平矣惟是不樹怨亦
不樹德參之公道而擊登臨焉則令之施不知輕幾
斟酌而其平如衡可知也一人一物之齊其不平易

精瑩何等明快趙彥復講云不必問民之環而鼓舞
知賞免以度而其平如砥一政之出不發平政處何等
之亦岐為焉利乎人則足德之不市怒亦不市喜審
睹也即政而不利乎人則足德之不市怒亦不市喜審
處亦岐為焉利乎人則足德之不市怒亦不市喜審
之亦岐為焉利乎人則足德之不市怒亦不市喜審
知賞免以度而其平如砥一政之出不發平政處何等
精瑩何等明快趙彥復講云不必問民之環而鼓舞
元偏无黨則張者應張弛者應弛而政已不惑矣即
永矜之何事洵服間左而要以彼此不致缺憾于
平衡之休胡不宜為其宣暢也何必問民之待我
豫片何如惟是徑寸中无私无曲則修首應修革
實應舉而政已不頗矣即姑息之愛何事溫論斯
以而要以前后不致虧欠于長世之術胡不當為
不駭人淺不偶俗匠心鑄詞言々中歟後二比云
之平者心平也此心誠平已无不平卒隱惻慈惠之
意明懸之公平正直之間則雖布為章程者亦无嫌
于象魏之政之狀陰緩之紀綱注厝之中則舉列為
卒族否然廢之狀陰緩之紀綱注厝之中則舉列為

于玩摩之愛異心平民平大有刻畫繳云月靈公為
于一時即不干其惠之旁而已知非經久之道市之
為波遂相沿于不列識不尸其澤之施而安在非公
遠之得此一繳詞意俱足胡嘉標講云施者即可以順
之者為平其明典天下以運而非凡也徐侯天下以
化而非氣也即惠愛可以嚴民心而悅之徐侯天下
之休政有可以拂施者即以拂之徐侯天下以
以步而非房也刑天下之濫而刑非酷也即張猛成
以漢民慈而撫之層見迭出滿眼化机賴爾顯後二
不得乎公平之規層見迭出滿眼化机賴爾顯後二
比云帝先辟建白于今以徐待于後而必屬千一
妨所未建政有為處北人之利而不必屬千一
言事先所處惠于此以姑待于彼而必不以小成誤
成大才情俱暢有闕律之態王允成後二比云而還

人親

卷之二

三

以出之也。別格承不以。貌相媚不以。驥虞前者
好生之德。愛而不聚。以愛加之也。則事之毒之而亦
偏于保。陸培之聚之。而不嫌于愛。惜此涕泣。思彼亦
不致任然也。共難片輪。摹擬精切。詞采流麗。非凡品
而尤著。帝王死。弘之理。一人之移意。必不能通乎四境
也。邊之靖。後二比云。一人之移意。必不能通乎四境
即思不必已出。而天下已先。榮枯偏與之形。廟堂之
非解。必不能備乎。問之。極取。惟提一綱。而萬境共
照。即人不能備。我而吾。說惟公一心。惟提一綱。最得
肯綮。梁延翰講云。億兆之情。欲死。雖必在。君子持死
願之。衰以調劑之。則予以。嗔休。即其疾苦。凡貧生員
氣。俱以之知。翼之中。而蕩然。均平。先復有餘。不足之
恨。矣。四海之黎。庶至。衆必入。以極濟之。則調其胃。性
欲始平。而君子。衆大。當之心。以極濟之。則調其胃。性

其好惡即匹夫匹婦俱納之濡沫之平政都本心
而但然平夷无徒此足彼遺之嘆矣
是題本意而詞藻流麗意趣活潑尤可嘉尚方
應明後講云有時周其應于匹夫之下而政亦平有時下
崇其休于匹夫之上而政亦不平有地
施于不竭之府而政平有抑凌旁為骨鯁之地
政亦平蓋有心之于平者抑凌旁為骨鯁之地
而過者也上不平而下不平矣先平而政自平
易為公正是得中之体者也
漢平政翮翹得趣後段歸到無心上尤為出色開克
新通篇皆好前二比云尋常而條規登易為
之相靈森好解共鑄一念也一政之所提衛已截一
而奉法令平之迹耳君子直從喜怒哀樂中調衆志
之和彼此跂跂共酌一次二比云蓋血氣心紐本共
境也一政之所取與已

今志則缺望之情生而政之運量也元以情欲嗜好
原其通于一心而思恣而治則時域之運化而政之
甚密也探竒入與沉海底而得之蓋采珊瑚手也後

二比云托其平之心不過淡然可常耳惟可常則堅

久不過悶然平昔耳惟元可則百姓愈入愈深更竟

日消而不知是阜今酌古之誼也

警拔孟紹虞講云即極意整頓而或有凡微之垂非平

尤謂之頗惟是平其心以為平政之本稱量其巨細

元緩急豈惟謂之偏離是非平其情以為平政之根量

度其緩急元取私為輕重令沉思剴議朗有致

其適于宜也如是為平已
山東論語仁以為己任口仁原不是一已私物今日

為已任則是奉天地萬物公共之理而以身負荷
之既負荷之則思天地何以立根萬物何以立命俯
仰上下更無可推諉耳目肝膽皆是天地萬物所托
命處只得盡力擔當此其所以為重也解元王文教
謹云仁之外公而纖私翳之已乃為誠直時為義
而毫不改自怠矣仁之周錫而溫心盡之已為小彼
直力為畏抑俾物累不得技為蓋仁之真為仁則即
已之力為仁而發任仁朗透出人接講云仁者出子
毫不容他諉矣發任仁朗透出人接講云仁者出子
時而作唯即已任仁則以已完固無所可畏中實
用其力也即意氣有所不著而其任非虛任矣出于
依附者有時而弛唯由已而任則以已責已隨從无
可負荷中無為身荷也即依附有所不事而其任始

直識透洞恒言一名理王命新講云凡血氣心知其

也吾即以化于仁者而併委之以主仁之用則其承

當者始果即耳目手足又孰非仁之所統也吾即以

之役則其荷播者始力說任字有截痛快王佐才

起云形骸軀殼皆假合之身實而曰任則所謂得之

而曰任仁則非休認弗提得新妍便資醒眼前二

真則其氣聚弗離者也提得新妍便資醒眼前二

比云精神命脈已之中潛攝精神命脈之根元而毫

先涉漏之謂任矣則所謂以已竟已而不遺余力者

矣強論參贊已之功而謂以已竟已而不遺余力者

推已莫見莫是之內溥運經綸參贊已之弘猷而毫

者矣說盡塵言獨抒玄理後二比云別思慮非已有

仁之府也。運動非已。有仁之官也。一切神情意
義。皆為貴。出是謂以任為任。而其任易見。極其任之
貴。則已之靈妙處。即是仁。而不知其為仁也。一切
思想情識。皆歸
於此。是謂以不任。凡文字創說。始佳人說過一遍。便
涉套。此二比精工之極。但易見。雖知等語。已被前
人道過。便減幾分風采。史高胤中二比云。已有所
引。言動合乎理。而耳目口體。莫非行仁之官。已有所
為。從天真與注之區。取天真所與注者。以一心
之情識。先中消神。明有常湛。而心思慮皆存仁之
舍。細膩爽朗。語多獨到。譚性教講云。獨仁而止。于修
足任也。試現天下之種種色色。人孰不從仁中受形。受
象而真元不毀。則天地民物之性。有嘿宿于斯者。是

机心已自有之生理以是為仁則靜与天休與天
已同体而立乎唯以己自具之真精氣已自具之真
性以此為任則心逐其虛舍其灵耳手是合並為
力仁之語精諸良工苦心王所須講云仁者理也
官矣之語精諸良工苦心王所須講云仁者理也
以真脉為菜合見太字之大金寸為仁者聲從切
之心源上以自心為担荷見徑寸之仁者聲從切
寶慶族揮無一閒言剩語接講云彼其視听者已乎
注于仁則此心之本來份以一息坦万象其在一
滿者在仁則此心之本來份以一息坦万象其在一
者也元他誘也彼其身之中和者仁乎行生者仁乎
有於已則當境之自具其期以一鞠淨万綠其處一
練者震即為已心之灌注而惺在圓滿等語皆
然附軀殼以俱來者也先假借也
遍題龍葛之麟講云体則兼極之官天地府万物統

篇之用也。而真精之依附外是惺者孰為鼓永仁
參贊是此屬純修也。而形神之宿詞理俱到足斤足兩
結舍是此者又孰為虛荷即已之真已非有兩體
刑其任前二比云教即仁之官是仁與已非有兩體
無體認即為真精神能充到即為將仁與已打成一
真力量是任與仁亦非有兩念
片識見最高後二比云仁含萬物皆備之理故隱
而動已不味也。汨而流已不畜也。自為投醒使天
和騰湧于外內要而過完已之法象仁實體也。寔則
融融真精之字義體而已自通力為捍持使其机
兼躍于此中亦不過無一字不深入無一語不見道
步已自有之也。仲

張夢鯨起處先將識字精字提在前接云

識明則

與神剖乎形神之介精注則結承上轉下題旨甚明
接講云合一身之形骸血氣皆一真之融結則非
任之理與形還相附也則氣與精轉相融也先以我
擔當之迹而負荷深矣運量乎以已之包孕萬物者
而周濟則孰非已之真運量乎以已之包孕萬物者
而我強持之勞理趣洞徹而氣象復軒翔非苟作者
而育任精矣
高知彰講云微一之量大即宇宙民物皆真机之所大
不容監覓承當見有合併而來者无容他議即是
一念之歛昂奮迅有不塞天地橫六合不止者如
精神无所歸弛矣仁之理微即視所宣動皆至聖之
所流通一有涉漏則其机即此而室士難於不察室
處焉撫負見有當体即是者先可退避即是一念之
此生虫来有不至於失呼吸微動靜不止者而意氣

無而依博大深沉有養之士李之茂起云夫仁與已
動也高仁則已為委形所以常運常亮者何物焉已
則仁為虛理所以一物一惺者又何物是仁於已
而仁又成抵已字任字大有力量中二比云從何處可
以攝仁當然秦伯之苛而一立中自終自詎有不
人秦伯之苛而一立中自終自詎有不
真我近而負平真精有不見添入之跡而一心中
真我近而負平真精有不見添入之跡而一心中
中而黑耶有不至萬善俱融不止者是士于微可
寺然已讀卓思玄何等精徹黃明泰後二比云仁成
已則已之形骸皆仁所鈔歸任之以克已則形骸
捐是天真仁得而共任始无參差未化之虞以當
仁為任則仁之休用皆已之篇特以契仁為仁則
用任志至是天机接衍而其任始无參差未化之虞

堊徹雅習深入名理王國賓講云

夫仁性也中形也性非

仁乎乃士也直徒虛湛之字力為體云真有載之俱
入載之俱出也者蓋仁原屬已則亦元已之本真而
止而仁已心任已仁任已不淨更評矣夫已持衆貌
耳而衆貌力之元神非仁乎乃士也直從其榮之言
極為葆涵真有與之體來與之借生也者蓋已原不
仁則亦克已之本體而止而以已仁為已任已不
得轉鑽研極細名理躍如定非凡品

中庸施諸已至未能也○此章書朱子引橫渠之言

作三段平釋原非中庸正意如此出頭最可破俗儒
之套不願勿施與自責未能搃是忠恕之道舊說謂
三一日是目愛已而得愛人之道下四句是目責人

而得責已之道猶屬支離蓋所施之已即是未能之
已勿施之人即是子臣弟友既有所不願則不可過
求於人有所勿施則不可不刻責于已人已一身施
受一理乃為忠恕之道解元王文教講首二句二比
即接云此忠恕也由此心而推之則可以平物我之
網常之重而不逮于道由此心而推之則可以維
遠于云此四者而為已能也則所求即所願而施之常
道唯此四者而為已能也則所求即所願而施之常
益垂此其若子之道何如而去點出施願二字然
忠恕之心速矣此又安能自己哉後兩意合成一意此卷於上下寔講處多不甚着力

一過一繳題肯躍如此景利之格也二名王命新活

如游龍逸如天馬步驟不凡聲調自別起云夫人已

多則其施之也嘗見已而不見人而施未必如人之願其求之也嘗見人而不見人而施未必如人之願其知之也一願也固起句即根小講說來中合二節大

意挈得甚明末二句即喝出願字作穩以起下文接

下云試設以已為人則已之願不高于已而可得也

又豈至逆施如此寔講如空中鳥跡過而無跡真絕

唱也復接云故從人之施論則宜達其願于人後已

則道之所不違也且弟友之聞而自亦于君子然所為

求之人者未始非所願也而何以未能耶勢如轉圜承上發下而下一節以數語散收之筆力甚健繳云雖不敢以不願施之已要亦以有能托之願而未嘗以真能見之施則已元友固非諸人之可榮論者而反可不如願以施乎立思以安以切實之詞繳未盡之意上下打成一片題旨昭然三名王佑起云乃忠恕何以近道也非也別以莫不願只此二句題目已明正講云非必人若施之人也景遠其願第從方寸地嘿為檢點知已之不願在是即知人之不願在是而群情自現其真亦非必不願之舉力制其性第從真切內臨為公傳其所不願而己者即所勿旋於人者而中志舍調于適從真切處說理句句入微字破的過下云現願而不願

第友之問其所以安于未能又可知而丘則以所願者求臣而施之
求子而施之其父者未如其願矣以所願者求弟與友而施之兄
之者未如其願矣以所願者求弟與友而施之兄
友者未如其願矣
建銍而下畧不費力而神聯脈貫有弄丸
之趣後一比云豈謂倫常盡閑于財始為未能即本
是即為不願之施而未嘗謂哉故業集於象始
為本能即陽身錘積陰蹈微履而食影抱疾惡之慙
是即非勿施說理精遠自是動人繳云過之施則道
之術而未能在者以有我障有施也而不如其願則道
之即人而在者以有物岐不亦有次于忠恕而為君
子差語警而意完不泛不漏大率二名是少年得意
手我語警而意完不泛不漏大率二名是少年得意
之文三名是學力功深之作各有所長未易軒輊也

譚性教起云

人從欲遠道必不能遠人與人從遠人

必不能遠已與人均挾此不卒之道不遠人原是

此章本旨又收唯忠恕者得爲一句則起下有力接

云以已之身爲綱常合併之身別於天理中斟酌人

情而願出焉以已之願爲羣情羣泰之願則於人

理而克平焉天理人情上講于道字有情且語新而

意警過下云願所謂勿施于人者非他人也非吾之

事之任即有恩合如此提掇上下相應題旨煥然後

二比云此之所求豈人之必不可施乎倫理而不可

突及之而充念可寬假者然推之而無人不可責倫

未能盡人必不可願乎綱常而不可願詳其可願者

然不求其願欲至即能至謂求其
願愈不愈无尽者也其說到倫理當純綱
常當願然後見所施所願全在日用常行處文字便
打成一片矣張養晦過下云蓋施與受代交也武與
而求而兩不相能謂君子何十隱乎君子即不欺
千臣弟交之道可死乎人而有不求之心豈遂
以孝弟忠信之事少塞乎已貴而方不能之教則度
乎不願之施勿見于躬而終先將施受之理論明而
後將下節大意一齊挈起此是霹靂手最易醒人著
也王所須起云乃忠恕者以取譬為利物之術以目
神之實微以喜怒哀樂非無狀之論故考施耳
波與此兩酌之而物我之岐可通也昔殷耳與來

之缺自合也
入理窟接云此非曲情以攝象而第念人調劑則自
別意之不如此非矯情以自拂而第在人情使則未
錯者我欲明示以強糾而求人者又當從錢以指摘
此不致勿施之說君說理念精令之辟易微云蓋世
子之道可反現也
妖即尋常日用動有不易之情識而責厚則施逆頓
愈大道之遠居身有準形躬如與常內有自然之叔
度而顧同則衡平收拾得法絕無滲漏邪其任講下
真見人情之約
節云道原于天命而君父兄弟正天命之托實處此
不運者貴也道根于字義而子臣弟友下學性之
突際在此定際者人各宜乎施哉既誤以辨之人
則何又說說到執實處便不真切不然天命率性語

落科曰乃後生輩所景觀一得點化便成佳調所謂
化腐為新者也杜三策通篇皆好繳云蓋五所不能
謂人以能之道苟心口自語立自足之心猶上學人
者不相合是人与己兩為在就失之密心自
求人之道取非隱怪不可能之道苟密心自
宅之誠器與賣人者不相符是密心自
之真心構思深密殊可諷咏黃明泰之作亦頗健
宋二比云非因已之未能并輟其求人之念
故其相喻則當求人時已切反躬之指又非
未能以自什元能之視第平心而思吾所求人之
念所當自足者又何念而念必欲愈說理精指詞雅
其有相肖則一及躬而更多不怒之
不俟湊泊渾然天成

孟子如智者亦至大矣○此題乃孟子至精之語全
要在性體上講人性中本無一物本來無事但從其
不孝者以為能從其不慮者以為知則感應往來各
有自然條理終日應事終日無事聖人盡性不過如
此今人所以不能作聖者只為自家多事未感則先
行憶逆而神識豫馳既感則隨事營營而机心轉熾
蓋不以戒應事而反以事役我此智之所以可泯而
去也愈遠矣然所謂行所無事者不在離感絕應沉
空守寂但要識着將此前種變化皆吾心之故物

增不得一毫減不得一毫不必穿鑿雖穿鑿亦無用
者唯以無心處之無事於心如風之過樹無心於事
如月之行空其智豈不大哉解元王文教起云吾以
下未嘗無事也即事之中而故情一意見則無事者
擾為多事就事之內而弗參一情識則有事者
無事此其智與只此數語說題已明開門見山令人
心豁實講云非必去欲以屏事但事有宜適者以
參本體益湛尚有一毫懂者以絲擾我乎太虛之
所以無妨者此矣非必耽畧以省事但事有察會
且順而調之初不以妄念看焉將見妄念不著內境
愈瑩寧有一毫後者以泐浚我乎夫明之不以无
蔽者本房批云風神發于蘊藉高古運以深沉識李

兼到誠然後二比云以下萬境提宇宙之客形吾不
其志其志亂即以稱智而不及人世百為飛虛冥之
變化吾誠事出无事則事非喬深而其事跡簡其精
疎一即號焉說到萬境皆客形乃是見性之語且兩
大智而有余說到萬境皆客形乃是見性之語且兩
意饒收與起意饒收與起意相應真佳作也王侖新起云事之有
無不在天下而在吾心此語極得肯綮古德云愚人
除事不除心智者除心不除事最可玩索實講云事
机未然而預端之則異日必相忤而成擾唯時其机
之自定而已即天下所不能勝之事以何不定也
自卓矣事之勢且然而橋拂則目前即相反而為擾
唯任其勞之自集而已即古今所不敢承之事亦何
不集也見異日相忤與目前相反下語皆有斟酌而
斯是是

到詞超定非凡品王佐才通篇皆佳前二比云
錦書輕翰我此渾淪中自今自散之詞理吾相時度
勝一如所為條理而止則率一今天机即葆一分天
明而渾淪中之膚哲呈矣即疏淪之智不啻矣經緯
出至如所提此他自內而不增不減之窾會吾捐知奔
故一如所提此他自內而不增不減之窾會吾捐知奔
毫天簡而純白內之光昭溢矣即隨刊之智不端矣
自今自散不增不減茅語皆中窾會作見在皮膚者
次二比云唯是參伍錯綜而後言死事則无即成
不用性以付是有事而實无事也如恃功成事準而
後言大智則智亦涉粗唯是因應變化悉率其真則
本性常流者即朗照常徹點點聰明在事前功成事
是不用知而自无弗知也點點聰明在事前功成事
集在事後語、精密不染一塵繳云其性之体湛守

類文類

卷之七

類文類
未出之則何思何慮之見解性之執員如其
以全智而與歸到性上最得顯體宋懷誠繳云在焉
大禹爭烈或水之自然故知冠古今自巍然樹平
今之可合者亦以自關自歸者頃人得之本然故智
我之偉然亦以自關自歸者頃人得之本然故智
絕之穿鑿即本體而率性為知識則依本體為作用
則作用即本體而率性為知識則依本體為作用
久之哲匠意揮毫詞情兩微史高衛提云智之理
不信哉詎匠意揮毫詞情兩微史高衛提云智之理
以無為宗未感而合既感而妙死事之應用說無事之理
靈則以無為目既感而妙死事之應用說無事之理
鑒如見後二比云雖未之能絕而意必固我之智
元者通如平旦之候焉夫平旦不加毫末已其斯為常
而常平旦之候焉夫平旦不加毫末已其斯為常
恆之智乎未之能沉寂而守之然于日交于殫夫赤子
迹之智乎未之能沉寂而守之然于日交于殫夫赤子

則其情不覺其然也。今智者而時時赤子之良也。行所無事。
性真當不覺其然也。已其斯為如神之智乎。行所無事。
正不必絕應緣。沉空寂。准蓋黜意念。必不事安排。則
平旦赤子而性体完矣。語甚入微。非淺李可到。微云
蓋殊途百慮。悉屬宇宙之客形。故知識。非增。非減。非
甚。則性本以有事而昏。而其智小。壯天率性。為偏虛
明之。受化。故其神常湛。其智大。六收到性。一更資
則性真以无事而澄。而其智大。六收到性。一更資
透徹。譚性教起云。如智者。亦若禹之行事。乎无非却
是。而諸之智也。无又非弛之而无也。弛反起。有力其
之。而有者。將愈多也。是業難之。而弛也。反起。有力其
曰。非却之。而無非弛之。而無是匠心。語接講云。天下
凡提不出。心。灵之变化。暗者見之。以為其智者見之。
為常行之。則无事矣。入心之。眼明。每不受。其見之。
賣大見。卷十七。卅三。

傳味者以智爭之而益禁智者以恬
忘之而自定以安行之則無事矣
華語直窺理窟剖破先天中二比云
溪溪中笑而智者凡心之灼不與事
明照之而智不役也守宿不測之事
大智之所以不役也守宿不測之事
則能挽回之術不歇多方而能事止
心緣事生事也現大智之所以不察
名理獲暢繳云而行無事者直將之
表則時極明根皆心之所不驚神之
淺則其神明會者智大而以修也識
小則事之靈自起自伏皆變之所
必增者也其耳目
以金銀也其並徐明
我
兩比俱以小字

形大字而語

入微精明透徹汪三益起云

絕感為

應唯因其感而感之因其應而應之則感應在事不

在心事自有而心不有亦謂之无智者之所感也无

非遺形絕迹唯不遺形而不面以形不絕迹而不接

以迹則形在而不存心事自有而心自无穩謂之无

智之所以將無事歸在心上識見極高實講云至不

光蔽也初非唯无机也而且无念也不起念以解不

慮之非初非无机也而且无念也不起念以解不

之非初非无机也而且无念也不起念以解不

徹其合散最至矣現可備之念亦无智唯其端處同有

矣其合散最至矣現可備之念亦无智唯其端處同有

而中无巧故之念亦无智唯其端處同有

忘中之光明景徹矣不起念不生心等正

首二比未之旨而詞極精瑩非泛然者後二比云

變化自新而不肖其故則我心有不隨变化俱融者

自愛自化也矣无变化也出乎宗而还乎宗而智

之元本不致注來日交而不據其體則此心有不惜
往來伊迺若自注自來也元性元來也費乎源而
竭乎海而智歸在智上亦有源委邪其任起云為天
之本海蓋明歸在智上亦有源委邪其任起云為天
下性內之神正不遊物象之光而此四語飄々如有
仙氣正講云逆德于事先不徇事于事後直從吾之
是未中透義故偏率之而漏應全卒之而生應其靜
是未中透義故偏率之而漏應全卒之而生應其靜
受明休也不安排而合不假勉而得直從吾之真虛
中起照故合于獨則為一心主洞于事則為群物大
其動現靈府之從智之体用上發揮理窺玄奧語契
用因自沙合耳從智之体用上發揮理窺玄奧語契
先天真有金石之響後二比云軋坤其靈意幾何即
能行矣曾元幾而冥意已閉固已若從有情无情之
間品其私智則情方凝而神已到其誰得以昏其獨

其又離淨以滑其神
精思粹語愈出愈新自是作
手高知彰講云任其機方來而不為接構不為物引一
夫其天自湛先膠先係之不為中同力應之所坐照也其
情于往來消息之中則不擾之其光乃煥一真自
知之境因物之可以真此也其照察自竟更神矣
後四比上佳不及備錄朱董蒙提云蓋事亦之來先
為師為調之師者自有可尋之者當循其目應之通唯以
師心其調之師之對之而音當循其目應之通唯以
不假雕琢直抒所見豁達開爽自然動人

統纂續文規卷之十七

終

藝文類聚續文規卷之十八

趙田逸農袁黃坤儀甫輯

門人劉有執無競甫閱

男袁天啟若思甫訂

嗣男梁紹袁仲韶甫校

姪孫袁祚熙載之甫

正講六

山西詩三百一節○毛詩三百皆聖人無邪之訓故
鄭衛等篇凡子大序子夏小序皆以為刺淫之詩朱

子盡廢其說而直詆之為淫詩及註此章則曰言惡者懲創人之逸志依先作刺淫之解蓋其說有時而窮也作此題要体聖人教人學詩之法詩三百皆是心之精微故惟思之以貫之雖變風變雅亦諷乎情止乎禮義故惟無邪足以蓋之不特陳王政美盛德之計為醇厚無私即士女相謔贈華攬袂之章其情甚真其詞甚正故即思無邪一言而全經無遺旨矣

解元趙守宋精雅宏暢洵為佳作講云

天下萬形為象階從惡入

而高其入之時積不檢輒有不充為邪之所盛結者

為夫刺而吾心自有法戒之矩在矣天下為獨得之
皆莊思出而當其出之時猶不檢鯨有不意焉邪之
所據者吾主其有主之衷而杜其未萌之欲則以
不必借觀咏為勸懲而吾心自有是非之在矣以
出入二字作眼目發無邪意甚透次云思藏詩于有
言之中則名物象數詩之所不能攝者吾思足以攝
之司法邪念而不使鬼神聞之戶牖則發言者亦可
以深思而深言者可知也此所以吾之思藏詩于無
言之中則六合千古詩之所未能載者吾思足以通
之司除邪慮而不使機知歲之本報則無有言無言
言者尚可以用思而有言者又可知也

二意亦新且詞華卓犖故自超然張鳳翼起云願詩
聲於何起必有所以開其蹊而握其樞三百發得藏
迹也迹豈無精必有所以隱其源而宰其秘

字透正講云為防閑何以杜其隙惟純一葆捍俾
為思者隱念也隱則其隙惟純一葆捍俾

垢不謂參焉則有淑無慝而四始之章所為皆嗟而
咏嘆者哉此是已思者又動机也動則善惡介于毫
芒匪嚴為克治何以致其萌唯翼一操存俾瑕類不
得乘焉則有善無惡而六義之陳所為喻揚而飢飢
者于是隱念動機亦新亦雅繳云蓋思之境轉入轉
藏已歸無念而一腔精純動固不減詩人勸懲之情
揮殆盡無邪之境愈醇愈粹曰思則往矣机以保真
机而一拘淵懿行無不得思致深泳多藝人所未
詩人美利之音該括無餘思致深泳多藝人所未
王春禎前二比云人非驟而即于邪也造端托始則
乎思也正本澄泉開口便見題目而春容閒雅不落
則詩已盡其防閑見題目而春容閒雅不落
俗套接講云思藏于淵暗是人所不及窺而邪萌固
列位指顧而感慨咨嗟殊有穆然啟人以深恩而激
歲句最真肯是邪萌可不遏而自飽也其寓意精已

思而於幾希是已所不及竟而邪念未易開也嗟
詩而韻跡焉則不特勸懲昭于目前而咏嘆遙佚殊
有悠然動人以餘思而傲竟為最真者先言人所不
是邪念可不祛而自融也則寄旨約已
及窺次言已所不及覺從粗入微綽有條理趙同泰
講云優柔平中之韻誠令人莊誦之而豁心釋潛玩
之有不厭然負恬適清平負愧之念正念也慙憤之極
而康涯之念和氣懷即如志士勞人慷慨悲形
庚氣平深讀之而和氣懷即如志士勞人慷慨悲形
之讀吟之有深讀之而和氣懷即如志士勞人慷慨悲形
陳之至而倫通篇皆隸此二比尤徹縱橫變化曲盡
題情陰應坤正講云陳法成之寔則不得其形
並錄也傷悲之語可與溫厚者而兼收也要使人一
再讀之而躍然悚然正性頌昭于篇什則詩之標以

為鵲者矣示微漸之防則不得不極其婉轉如明許
人似好樂而要使人反覆誦之而可喜可愕不淺不深
其不思也于謳吟則詩之持以為初者矣不淺不深
邪思黑化于謳吟則詩之持以為初者矣不淺不深
恰中肯綮後二比云常其作之于初人心有鬱結而
靈性而抒聲韻其無邪者不必露無邪之槩也及其
垂之于后人心有芒昧而不能開者詩又曲委曲以
開之即聲韻而証性靈雖甚不但開當時之鬱結又
邪者亦可獲無邪之用也

能開後人之芒昧然後見詩之為用大而三百一言
皆非長物矣

中庸君子素其位而行。訓詁家有六釋凡不用他
字而直解之如曰庸平常也此是正釋用一猶字如

曰命猶令也此是借釋益令本不是命特借彼以明
此耳此節註云素猶見在也玩一猶字則見在本不
是素湏要認得明白哉所固有曰素易所謂素履是
也一事不為曰素詩所謂素餐是也華采不飾曰素
漢書所謂朴素是也羶塵不染曰素陶淵明所謂素
心人是也惟是見在一境無可揀擇無可那移至恬
至澹正是操持之會故欲素其位近來真儒講解理
學大明故山西小省而解元文字全從恬澹處發揮
予見之不覺擊節曰行正是日用操持處行文稍涉

念慮思惟便犯下顏字矣趙守案講云

人心有禁見

皆濃而惟素之遠濬則宰一切說行異見不以入

之胸中而合天之符率性大矩日用食息無不依于

位也即庸行即大路矣人心有泛濫之想則所想皆

踰而惟素之意恬則一切驕心浮氣不以襟抱羨

明而道履其坦即遵道即履常夢寐行矣以濃對澹以泰

無不依于位也即遵道即履常夢寐行矣

對恬素字最精最邃次二比云凡天下外省之所者

即屬身心之所營然而君子不偏注也不偏注故眾

宙之英華皆此位之效靈而無枯槁之塵凡吾人精

力之用苟屬身心之所具又皆宇宙之所需然而君

子有專注也有專注故身心之適度皆宇宙之實用

而無涉布意鑄詞純然名理繳云若翼者精微之也

而一時之精止是供一位之用苟以百念營百位則

精散而不可以旁技行之所以時翕時散神逸之也

一時之精止足供一時之用等語自是名言無人道
著張鳳翼講云位之乘人也亦有原來者有造來者
塵我之吾亦重吾開是故位以素定則行君子曰此
也宜經者有宜權者焉久非行而行已亦非行于
子曰此固國也我之吾亦愛吾國是故素率夫位則
制夫行隨密感之紛救一脫浮抒真語中的的後二
行乎其位不家不為耳脫浮抒真語中的的後二
比云而不局則國以中其况大率以素為的以行
赴率其當然而無滯迹或一事自為一位則各守
以適其宜聚事渾為一位則共遵之以協其便摠之
由其固然而無容心任意馳騁詞采燁然繳云下惟

見在者為真。涉素別無所為。位故惟知素之常而
後能守。位之正亦惟見在者為真。修舍位別無所可
行。故惟知位之正。亦惟見在者為真。修舍位別無所可
而後得。善行之。真境真修。愈說愈切。王春楨起云
涵之為素。心固已完。真境真修。愈說愈切。王春楨起云
率之為素。素無非會。真境真修。愈說愈切。王春楨起云
接講云。通有塞而稟成。鈐以周旋。皆直率。吾素則雖有
量悉域于是。而載以入載。以出也。則素所安處。然已
信有實然之位。運轉直率。吾素則雖有量悉域于是。而
信而乘化。上以旋轉直率。吾素則雖有量悉域于是。而
于是而與俱往。與俱來。則素所寄寓。然已載入載
出等語。素字最沉着。王槐秀講云。就天下之位。有
而處一焉。通則易生。忽心而君子曰。見在者。即其
定在者也。精所疑之神。將注之。日惟率其位。以周旋
而從。從遺于素之外。前者多也。烏有開界而不行者。已
則素身之位。有萬就目前之所處。而偶居一焉。偶則

玩心而君子曰偶然者即其真然者也通之為
安日惟載其位以運量而猶恐于素之
者多也烏有舍此行字原是着力處說到開略舍
置而不行者已
置便見行字有力趙同泰前二比云君士以人於達
有待不知今日而有待與日又復有待則何日恒見為
自由而為見為難委則目前亦猶復之時人於倘來
之境恒見為自然不知今日而為然則見在即操修
則無時不可以自起而苟見謂當然則見在即操修
會之北方應試最忌回艱此文從心苗中發出轉捩挑
剔綽有見解云吾載吾天命維玄之靈秘何處不
其趣而位所適值其天真有不爛然者乎矧然之天
真耀我心目是即我安身立命之也亦數吾踐履
而已矣吾率吾真性澄湛之靈源何處不洩其蘊焉
精粗煨燂皆隨物以衍其真而位所偶遭其理趣有

不橫溢者乎橫溢之理趣豁我中商是即天真爛然
我盡性踐形之地也亦謹我躬行而已矣
本與素字相反說到安身立命處就有根據文有相
反而相發者此類是也行字在素位之下故以敦吾
踐履收之此是入細處末二比云其有時而以字
究其位者亦鎮定其行終始可以勵貞久暫可以
性固見其有淵澄散峙之操持其有時而以迂
居為位乎則曰轉異運尤見其有隨方合節之妙
殊方呼吸而伸縮異運尤見其有隨方合節之妙
總之行吾理趣流溢奔軼絕塵陰應坤正講云如
素而已矣理趣流溢奔軼絕塵陰應坤正講云如
其家達詎不茫然吾之馳騁而要之目前者吾仁也
位在天行亦達如素也唯率目前為持循而已乾坤
其間絕詎不足堪吾之揮霍而要之現在者吾

位也。位如具行之亦如其位而止。即世路之條或條
通而君子独恬然處之。若素也。唯據現在為率。應而
已。曰澹然馭之曰恬然處之。哉得素字親切。次二比。

云。人惟認位不真。故不勉。越畔而徑管。而君子視日
用尋常。無非真境。故惟于當境之內。康嶽嶽而或

變化。人又惟認位太真。故止於當境之內。著意念而
視天地万物。猶為寄寓。故止於當境之內。著意念而

起經認位不真。對認位太真。後淺入深。哉抒宏暢。繳
論。蓋素有固有之義。其適值者。即其素具者也。君子

所以參元化耳。素有適安之義。其應得者。即其可
行者也。君子所以固有適安二義。哉得明盡儼如註疏。

以待運命耳。固有適安二義。哉得明盡儼如註疏。

孟子猶可以為善。止不廖。○為善國須就人君精神

上說。蓋興道致治。不在國勢。而在君心。君心誠奮。哉

有為國勢雖微猶可振也又須玩善字為善國與為
強國異以五十里之國而興兵結怨誠難角勝於諸
侯惟退而法古施仁自可陶淑其民庶此孟子意也
又此善字雖與性善之善微有不同然作文直須根
性道說來唯人性本善故人人可以為善雖未能臻
時雍風動之盛而師克法舜固可以自善其國俗也
引書意全在聽言上方與商書啟心沃心合蓋世子
疑吾言者乃其受病處今須確然深信猛然振作而
直以古聖賢自期則所聞之法言固苦口之良藥也

云而愈甘矣趙守來前二比云

吾謂勝之備可以為善國也謂君之

同也謂君之委靡不難顯革也

重在君身上說最

得書意接講云

試思吾人之性同一先舜之道耳青

受病之源而餘其委也政治何可以疑則疑者正其

以道同一生善耳昔人何以信而勇往直前吾又何

本而疑又其標也攻擊何可以正其受病之直從堯舜性

善講是得看書三昧者以此應試何愁不利後收講

云任情之便并其降衷之性而失之將耳目心志日

任習之移并其秉彛之性而迷之將神明知識日遊

于淺近而日深一日遂伏匿于膏肓而不可驅彼欲

疾之瘳也尚不憚于藥之振振拔哉語意真切題旨煥

然張鳳翼中二比云

有能止念蒼姬之餘商不可久

斯世維新則調劑之所及雖未龍驤全盛而猶可

行國祚于靈長下念叔繡之遺封不可自甘沈痼而

教然起微維風嘉與斯民更始則經濟之所本題字

加雖未能遠登熙洽而猶可奠國基于清穆

面一一模寫斟酌而葬便雄英氣整萬人王春楨講

云能善念于聞言而作其為之氣則仰止所動即當

不必畏其雄而少有有所選托矣景善道于前修而鼓

其為之力則古統所承即當銘唐虞以為隆而歲戒

必其規正愛成以葉右也不句不合掌而体貼孟

子口氣儼如面命過下云蓋國勢所局既偏受其不

則注附所搃當更求其有像題鑄意圓活如矢王槐

秀起云論國則強國之今封有限而惟曰善則以性

運開无方而况曰為則以動發善字剴切語不外索

而情意逼真趙同泰起云誠不足野視諸侯以布德

修和則叢弱之基極得題肯諸卷不及陰應坤後半

篇云蓋國之強弱聽于為能為即轉弱而為強不能

情而為勤心急即靡勤而為情情決于心不瞋即振

身于積明強固之域為壽身計則不發為字透而敷

惡藥言廣措其臣于泰山四維之安不發為字透而敷

衍條暢燦然奪目

四川論語仁者先難而後獲○學者求仁最怕有一

易心人之精神都從忽略處漏洩人之意氣都從慢
易消磨故以先難告獎遲非欲馳心于艱難者先
者乃以之為正而併歸一路終日營為並無有一事
出乎其前者用功愈深見道理之未易洽而孳々不
懈安敢有望于獲蓋其存理之念即其遏欲之念先
難後獲理本相貫而功實相成者解元潘紹伊起云
談見仁有唯覩非至力則其真體不還而仁有天枳
稍意必則其先者成妄此所以其神于真宰而扁食牙
分虛其束于真一直講下冲融和雅卓有元氣接下
天而宅神自矣天難澄矣仁者一事于唯愈竟机神
講云人之難遣矣天難澄矣仁者一事于唯愈竟机神
之不易洽其心固有慊慊于斯而不自知者始

人尽天还特其優游中自然以契合而彼亦何意焉
可易淨其意念有鼓注于斯而不自已者若妄開天
真反持其情進寸自呈之天趣而彼亦何心焉
人真妄雖不■有分別而中間講語始曰一事於仁
既曰一心于仁始曰机神不易洽既曰隱微不易淨
始曰優游中契合既曰精進中天趣其柔筋細骨亦
犁然有辨非滂無兮別者収云蓋難者特其嘉之于
所往而先難者特其衷之焉有極得題旨非淺學可
二名方塘起云深造自得其机不容遏何得先獲而先
之者止此素心即為不易竟之神理實為独往其精
後之者正唯素心即不屬增益之外遇安得長成其

念提挈甚明爽朗可誦接講云

理本平一且企之而亦

不足以此思難何如也仁者亦唯竭誠而趨則夫

先之者恭一常惺念也念惺于真即功深力到要亦

徐侯其侯焉而理境常純心境常淡矣理本庸而粗

以帶之則有虧精以涉之而亦先有虧以此思惟何

如也仁者亦惟望之而赴則夫先之者恭一向往心

也心向干真即理融神洽要亦馴至之初焉而內念

常前外念講難字有味從先講到後甚有條理而朕

常却矣

未幾叔尤覺明盡三名朱絳云

併心一歛即防外泄而

以分之疑道心即化塵情而先難後獲本是一項工

夫發得甚確接下云

吾力守其勉以密証收門之易馳

而稍有嘿計其收之意亦獲念之馳也方其定慮時

抱真于一夫已併研發忘之則不馳愈以成其收矣

誘慕百途惟在淨人之所易染吾力斷其染以復
淨盡之竟而精有徐侯其淨之意亦獲念之染也方
其澄念時棲神于恬夫已併所靈源一掬誘慕百途
獲融之則不杂益以成其淨矣
構詞甚新而寫意亦透四名喻思愷起云獲之念禁
俞極或欲借獲以自舒而不知此念一萌屬發先已
生矣難之功苦獲之意遠苦極成欲假獲以自愉而
不知此念一起難字獲字雙提互發意實詞圓足稱
作手實講云
回結想期一觀仁之體若爲營皆妄惟是爲急者誠
先之也至理融見徹而絕所則獲矣第亦無一或遺
何真念焉滿仁之量必羅天地包民物而無一期完
于外此之難在盡仁之大仁者取精擔負期一功
仁之用若他事可謝惟是不容諉者誠先之也至功
深力到而量完則獲矣第亦聽之耳而何庸意焉

萬營皆妄惟是為急等語深入理窟極得題旨後二

比云

其先之至而仁與哉一究且唯無其唯而獲忘

之驗而不可有計獲之心一有則并其先者非矣况

有意求獲即不可獲于唯之盡而我與仁會究且

先無其先而後無其後其獲者豈真明置之于彼

但一心于唯以內不心于唯以外不則所謂獲

者自化矣况極力于一比中凡有五轉段相生愈

出愈奇此川中高士也五名馬紹愉起云夫為仁非

我昨其唯而修詣之心不勝馳騁既急于所當先即

知其唯而策雪之心旋前疑誤又今于所以先而仁

矣唯獨提先難最為有見寔講云纖乘期不染而滌

真于昭曠有唯完之休驗也敗少懈乎惟是獨惺獨

江津清固結不二也而此固結之時即得失嘿化之

時矣分量原無涯而猶寸衷于萬有運元會于一息
有唯竟之工夫也夫孰能乎唯是若趨若赴血脈流
注不已也而此流注之日矣固結之時即嘿化之時等語
日即後念潛消之日矣

最真最透後二比云仁淡境也先唯若于平淡內力

獲則不無露都之想而淡境維仁又定境也先唯者
于凝定中深探其精根寧杜之宗而一屬乎后即已
成於緩之見精髓洞徹神光陸沉四川之文止見五

而定境捷魁已是卓越倘得盡見而脩錄之當不減中州也

中庸舜其大知也與○此是虛題有一字犯下文便

不是有一字違下文亦不是智之本体原是大的本

無涯埃本無邊際人能化其形骸而不以已身域之

則大能虛其襟懷而注之不盈則大能以智而盡愚之用則大作文要句句影照下文句句不犯下文如

水中明月可望而不可即乃為妙境解元潘紹伊講

云

有知而虛明于形骸不域于形骸其分量亦何大自

其注不盈而斟不竭蓋知之體至是始括而象乎出

古今上矣知之用約于虛冥不隘于靈其包括悉會

何大自有舜而虛無洞微之天靈明耀而包括悉會

焉彼其虛若豁而空若谷蓋知之用至是始諫而卓

乎超矣不域形骸不隘虛靈等語模寫大智直逼真

境次二比云論知則恃聰明者非知即隨意見者亦

坦然立于聰明意見之外而虛明之脈獨會其全論

大知則有非隔于中非大即有所遺于外者亦非大

紅業揮近真繳云益舜亦忘乎其有知若其忘也所也所以曰忘曰小得舜心事二名不見三名朱絲講云善逢者不示人以疑于是乎顯出其知性于無疆而為他大矣明王不于人以情于境乎神用其知藏于之內有潛神明以為其者知何從不入式而晰微察隱此為顯出其智與神用其智皆不經人道語以創性大矣鑄之詞業獨到之見人所難及講畢又拖二比云想洪荒以前運尚舍于渾靈而取灵于眾合聖于愚舜以其知開之又祖唐虞以降氣漸漓于炫耀而收視

千真以真知聽于嘿
舜以其知誦之
大智若愚智起于天下知之中而人不知
至有若愚智起于天下知之中而人不知
逼真境接下講云
能智朗于內彼暗之外而虛靈透悟之體有日炳
于乘而非可以涯涘者夫智而形骸易為之隔舜之形骸
起照于毫亦借照于愚而形骸易為之隔舜之形骸
潭矣無盤愈無量乃能智如于已渡不滯之已而虛
圓浩大之體有日惟可測度則大已可句々摹題舍而
以測度者夫智而真知也舜與太同真知不與
不露後二比云蓋眉者真知也舜與太同真知不與
不得智大而小務之愛之大虛之極也舜與太同真知不與
大而妙于智之外者乎智者良知也舜與太同真知不與
不與人同茲納一處此智之大覺之妙也故必清所以
不與

之而寧于大真知良知寫意甚透馬紹愉起云一語
巧伺以索隱也無念而竟念常惺則神識清于淵壑
又非一察以發奇也一念而衆念咸融則宏覽竭于
昭曠是知斷于大而不意新詞雅起便出群正講云
少概見也其相舜也與
人心虛則生明有所以與
稍翳乎虛明之體段原如是其昭融舜亦如是也以
之非有增而目不眩也是不假磨礱而瑩者也人心
靈則生照有所以隨之則不冥舜也曹何兌微少隘
乎靈明之分量原如是其寥廓舜亦如是也以究虛明
之所有益而自不損也是不藉藻飾而徹者也

体段靈明今量發大知景豁

孟子當今之時一節○此題兩時字相應當今之時
下便當將上三節意一齊羅起則下面勢如破竹事

半功倍全根。灵悅說惟此時為然。一則惜斯民之倒懸而先憂在念。一則憤時君之自棄而坐失良時也。解元潘紹伊起云。吾見今之仁是民致望而不可得。與其不得而忽得之者也。而今時之行仁是又民心所喘息。遂蘇而膏潤洽。肌膚則生。平之水。火已脫。相題下筆机神。兩到後収云。夫以今之民懸望甚矣。惟今之君膏澤屯矣。惟此時足収其欲。合之志已辱而奈何。惡萬乘者忍萬民之命而竟不念倒懸之民哉。乘時樹功之意。茲抒殆盡。且収得極際勁捷。可觀。朱綠此作當全篇通玩其精神。通在接續處。不可遂股搭也。起云。當今何如。時哉。水火陷溺之象。飲之恩膏則可蘇而重之。固求則立。艱難餘于奉手。

而意已明從此勢如建瓴矣接云時未有起而極之
威權舒待恩之赤子布好生之仁政收積德之人心
則所乘者勢也而世之以為勝武尤今時易乘之勢
布之仁其民之悅之有不從解倒懸我從上起下
意貫詞明迅如流星餘光耿々又從此悅字講下云
悅則幸其脫我于厄并幸其救我于生而踴躍歡呼
是所以坐收一紙之功并幸其救我于生而踴躍歡呼
之仇又恐其不為我之后而神往情投將事半功倍
是所以拱手受成而無俟淪洽者也
之意一齊講明不必逐句敷衍而題意已暢矣繳云
蓋恩不期衆少期于當厄則時每假我以集事之不
計淺深析于底績則我即乘時以成功此一時也于

民為至危干上為至便是古此繳剗切有致但末浚

之所不然而今之所然也古帝王之時何時也是

不頌更對則釋矣喻思慥起云今帝王之時何時是

而為暴虐之時也是古帝王只此一起題旨躍如馬

之功澤變而為憔悴之時也為創垂也聞澤一經要

紹喻後二比云露則民心翹企即驅除之藉俄頃可

以勸懲操而無前之偉伐則先侯合而朝為拮据也

翼昌熾而不將本章之詞發本題之意語典情真便

是壓卷廣東不患貧而患不安○此題全要看得貧字與安

字明白貧之所由起也不起于蹊壑之不盈而起于

上下之相奪故君十臣一度支有常供貧不必患
字在心裏說患貧之心一起則願欲無涯而名分易
犯故貧不可患安字照下文從均字和字生來君臣
輯穆無一念不相浹洽而各有寧宇斯之謂安則
府庫皆其財而貧不必患唯患貧則必不安而終至
于貧此上下相閑之書意也解元李如榴起云嘗試
國家有寡欲無營而互有不可閑之儲者何也則安
之所貽也安非安于不貧也有多藏厚裕而漸有不
可支之勢者何也則不安也提貧與安相閑之意甚
明得題之解正講云本無不足貧矣患乎所患惡不

足之念最爲天誼我惡不足誰肯捐其有餘者而疑
忌之霸曹不旋踵焉是可爲藥已足什臣一其同
然共洋于此也本自餘貧矣患乎所患欲有餘之
念最爲天誼我惡不足誰肯捐其有餘者而疑
際目以生心焉患乎從心上發揮而脈絡整、絕無
是可爲藥已足什臣一其同
一點塵氣繳云策上有豐亨之象雖貧何害况常安
則常不貧乎誠上猜下疑即寬然餘饒而環視精神
已有蕭索之象雖不貪何益况不安則貧立至乎
精思疊出更無剩肯雲騰起首二比云天下原無有
而人情自生有餘不足之見安者未始見爲有餘而
患貧則我欲任有人將不安于無矣安者未始見爲
不足而患貧則我惡不足矣無形有見是至理之談而人
足人將不安于不足矣無形有見是至理之談而人
我較量亦情所必至中二比云人之順欲無涯惟制
以有涯之今則相安

而黜貧之念一起則無涯之欲遂將朝廷名分一
折而填夫衆欲之慾此其決裂在名分者將何裨也
患有先于貧者矣人之凌乾唯制惟域以有制之義
即相安而患貧之念一生則先制之欲遂修將朝廷
名義一次而逞失群情之憤此其敗壞說到名分名
在名義者甚可虞也忠有深于其身者矣說到名分名
義上極得題旨繳云蓋國冢之外張者形勢形勢莫
焉者蓋壽則盈者於誠故不必多取以盈壺而櫟然
獨抱國體無損之懼國家之內疑者人心人心莫病
于形迹若聚而神情先散惟散者不收則聚者必渙
故無暇屑計以聚賄而移然獨懷神情煥散之處
形勢人心議論剴透而正大軒豁足冠詞場三名以
下俱不見九名程可登講云蓋富莫富于上下耦俱
亦莫貧于主臣自起說理極精真是了絕接講云相
危疑而虛耗為輕

字之情堂簾雖隔而真精神決治是之
 此其視貧為何如而惡能不皇患也
 此其視雖沐而真意味綢繆是之謂安不安而相成
 得負竟何如而胡
 群後二比云雖積貯空虛當事者類以為深恤庸知
 而市信彼扶許而弗忠君臣之問不勝異意焉繼與
 心計之徒持籌而希殷富亦祇無益矣故語最可慮
 者猶在是耳雖閭閻蕭索主計者每以為隱憂庸亦
 夫當患更有千億此者乎惟夫上負位弗顧其下
 自非本其上堂隆之際若隔九關焉繼與
 至當患者惟有此耳鏤心刻骨大是沉着十
 二名陳琛云自操也何貧而何患惟是彼此出而相

上下通而相忌則國家之神氣已受其耗敗之實
而度天歲有常額量入而出之源流實不必外獵也
何貧而何患惟是家懷糲食之謀國有併吞之漸則
本根之派動業不在枝葉之虞矣即粟紅講貧字安
貫朽更何裨治亂之理乎所當早為計耳
字皆中肯綮繳云見謂患貧則安分之心不能少待
故出而共逃于名分之外若勢也即此患貧之日而
不安之隱禍已伏虞于心腹之間不患貧之與患不
安机相通也苟見謂不安則患貧之欲不敢少縱故
人而共守於名分之內者亦勢也即此不患貧之日
而治安之情形已講貧安相須之意甚透而氣度悠
延于恬熙之內
揚更饒精思五十六名李待問講云患貧者貧從國
之國計與失之人情者孰甚哉已生情而止耳乃失
雖羈縻而官府之相猜肘腋且動搖也胡可後也患

多我且踰今人孰引今中寔傾軋即名蒙之相嘗公
私狃反側也意沉着而語微切定非凡品

中庸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並育不害全要在天地
生物處見故李解元文字從持載覆幬說來最為有
見若萬物既生之後則強凌弱衆暴寡虎狼之噬兵
刃之侵其相害處多矣天地於萬物舉大者小者動
者靜者燥者濕者無一不毓之於覆載之內是謂並
育就並育之中各々賦與各々滿足未嘗分大以與
小亦未嘗割燦而補濕如雷以鼓萬物而動不碍靜

目以燠萬物而燥不碍濕是謂不害故摧折剥落而
生意盎然栽培傾覆同為黻育其曲折其中庸疏意
中今不復贅李如榴初二比云共一陶治而來京王
中者恣其自取易慮而不散其情而佳各得其化机以
生非有豐密故群在高下之間者任其斟酌焉卒不
見厭其字々不合掌而詞新調逸秀色可餐後二比
望而爭字々不合掌而詞新調逸秀色可餐後二比
云無事調劑也而性會各正即萬生之內不无栽培
自傾張之殊要不過善其目付之萬生而所為不害者
淺生勉之異要不妨夫生意交榮即並生之際或有剥
若肖題而出理明意爽雲騰起講云凡物之生命也
本乙之本李螺飛蠕動各適於其區其保合太和
者其各正性會者也曾見有與兮灵彼益蠹而各爭

于其所乎其害焉凡物之肖形也以氣而受氣于
太始者本形也象貌成於無根之字其誘然皆生
動亂群而次拂于其趣乎又奚害焉聞業真詮語
入細次以何也二字義下云覲萬物有互為凌競而試
有之情而死机是載其恬愉者也而万物各遊合
矣害又生于自為封珍而試覲万物彼此同此合
彼此同此區字是恣其飽滿縱橫論辨綽有餘姿
云故勾萌甲折暢其生意而弱落腐朽安寓神奇此
不損害者之顯于氣也又或謂制其過而長育
不損害者之隱於陶鑄也析理愈微深入玄境三
名以下俱不見五十六名李待問講云聚者聚分者
分為客而無所取予也正唯其不私取與之處物各
自然各有所歸休去此而俱動盪焉未始分膏以酌

謂也何害焉應者應求者求成聲與氣之取欲而元
庸彼此也臣雖其元庸彼此之慶自有太和自為保
合直生机而與鼓未始業明造化生物之意詳盡無
摧枯而附榮也何害焉 餘而脫去陳言精光觸目後二比云育之以調適固
其度刻軋奪第可求之物情之私而不謂之相戕育
之以資給固也而生勉為甚其推迂代謝正可覩其
茂對之時而 育字害字必如此講方為透徹
不屬之巨偏

孟子戒亦欲正人心○戒字雖對三聖說畧重孔子
一邊蓋孔子承禹周而孟子又承孔子也解元之作
極得肯綮矣欲字承上節懼字說來蓋懼轉為欲所
以反邪而從正也人心二字最重萬古此學術萬古

此人心不隨世運而陷污亦歷百誘而終難泯滅者
凡仁義之正與禽獸之邪此心中皆有真見橫議流
行一時暫蔽畧用撲轉而千了萬當矣蓋由此心以
見乎其事則心乃制事之源由此心以發乎其政則
心乃從政之本吾正人心而世運民風一齊變了此
孟子知本之論正人心的工夫全在闢邪說上此處
且未可露全要詳得正字明白正不是將我心去正
他人之心亦不是有所加益于人心之上只提撕指
示轉其機關便無邪僻矣作文正字要從詞說上講

方與孟子好辨有情李如榴起云前之人心不欲春秋
猛獸而並烈故不特有禹有周公而又有孔子天不
欲春秋以後有孔子而重孔子發揮甚有識見而詞亦矯
周以後有孔子而重孔子發揮甚有識見而詞亦矯
孔子之後又有我重孔子發揮甚有識見而詞亦矯
出塵後二比云今日之人其心無以異于禹周之人其
暫強耳則夫曰人之心以還人其心者其功有回而其責
固不可謬然今日之人心以還人其心者其功有回而其責
時其交為愈深正可乘今亟耳則夫曰人之心以還人其心
歸正道者其功倍意而其叔又易可以輕哉是故黻
孟子願學孔子之意甚透即以此故二字拖下云以俱
成欲孔子听罪而弗辟而禹周藉以不墜欲以模
什惧予也後聖人而復起而人心廢其有膠乎徐修
寫逼真精神百倍雲騰起云而維是人心流貫於隱

見之微漫溢乎世道之大則矯枉歸正不容緩固先
事出于共濟不難振奉而雅當是時向迫強醒之見
外當羣枉之衡則慮說孟子自任意如在目前接下
切孤踪有難輕置說孟子自任意如在目前接下
講云綱不無陰替而吾人一心則歷萬古而未汚
隆至于今而徐傾側也我亦欲正之而已正非有矯
拂干人也吾人淳念不无往來意氣不无出入而至
正一念則歷百誘而卒唯我之而已于人心本自當正
分而始近徙也我亦欲正之而已于人心本自當正
發明詳盡疎有裨解繳云蓋人之心真而唯返妄為真則
正通自現人情惟衆正則易從唯正而唯說理甚精豁
則難回而欲以世挽衆則我人心良苦以待正也從外
人心耳十二名陳珪起云蔽者此中又蠢然必多吾
直欲蔽其外蔽而令此心有真主則人心正後內迷
有在外之浸淫是甚吾直欲破其內迷而令此心正

人心正則只說外蔽外封最得異端害道之旨中二比
云思以濟其叔之不及將時唯見之以直道使人
與直道而俱還也則予之欲與見之以直道使人
雖未嘗敢借春秋之筆然正唯是願孝之私隱關憂
揚人道而一念之無他倚人之寢與予欲為存亡也
禹周孔子平對雖是舊格而就本色推發亦自令人
刮目末二比云中一提其吾心正彼心而第就彼自性
當自決其趨不必以吾道正彼道第就彼不安之說
念一養其良則至親路人之云彼道當自覓其是
理甚真措詞更雅李待問収云蓋正差大道然原无
道談而反側已平矣即今是昨非犹虞挽回之晚正
之若持衡然不在耳提目擊之力當其衡定而偏蔽

已融矣而潛移嘿奉愈深私衷之憂想為我兼愛之
說雖浸淫于人心而所以力扶其微者恃有我在也
又想歸揚帚墨之輩已遍滿於天在此半篇文字就
下而所以終固其勝者又恃人心也
題義揮字、透髓而机神穎異詞氣鏗鏘真名筆也
陝西論語尊五美屏四惡○尊者恭敬捧持之謂蓋
奉之為主而委其身以服役之敬之如神明崇之如
師保而不敢少忽者也美與善不同如惠是善惠而
不實乃是美是良法是微猷從政者所最當尊者美
而有五不止一端必如是而始全也屏者驅逐遠離
之謂不但不可見之于行亦不使接之於目內拔其根

外絕其跡而不使加乎其身上也惡不獨不便於民
兼不利於已為獎蔽為穢行不可不屏者也此題六
箇字頭要字：還他明白玩從政二字王道王化等
語皆不可用解元劉士龍滾做文甚雅馴中二比云
其或美未形惡未著也則凝神注想汰其根而澄其
原蓋黑從起念時醞釀銷鋒而非徒鋪張之虛文辭
除之粗迹也其或美方形惡方著也則畢志竭慮培
其机而絕其莠蓋從設苑間崇奉創艾而良法无
一之不加報類詞鍊而新調整而逸極利場屋之文
无一之不減也

王昌宇兩扇對二大比復合作總繳格甚平正詞亦
新妍郭美先提提二比次分二大比末後互繳主司

批云精研宏暢筆端別有機鋒誠然王漢儒有

省諒有色有聲實講云謂之美規滋垢者已自異趣

吾方銳意上理欲追陰古之雅化可令法躅醜面而

失乎雅是出身加民互相劑而遵為長便者不難委

心以奉行乃彰而堂之敷施乎而要非過為歛也美

不尊則為疵政茲固從精神中崇為指摸也謂之惡

詞萃善者已自殊科矧曰四忠其誅毒未有已也吾

方與世更始欲維末季之頹俗可令畏懼在前而後

蹈乎惟是主術民情弗能調而僅為自便者不難極

加為痛草乃見主上之振刷乎而要非過為挫也惡

不屏則非純政致固從神中間如精神中崇為模範

等語皆肖題摹擬畢力形容非苟作者姬文胤以美

惡串講云

凡政之有評于理道者何者非美較然

奉以出入即師保之尊不廢于世美至于

中庸莫顯乎微○註以微為細事其解亦粗反不若
殊賁警策
同惡說忍為理道之囊則勉而遠之已耳蓋其藝能
微者又未始不驅除房階矣凡政之有孟子生民
者五者為美稟秉以周旋即神明之尊不肅于此
矣至彼四惡惟恐為生民之法則驅而逐之已耳蓋
其注意良法者又未一尊一屏原是不平串意發揮
始不蓋戒與政矣

中庸莫顯乎微○註以微為細事其解亦粗反不若
墨卷所講為細曰隱曰微揔在心体中自其退藏而
不可見則謂之隱自其精密而不可執則謂之微作
文全要義莫字宋儒謝氏解此二句重幾字謂事未
形而幾已著此幾最真最不可遏抑者故莫显揚氏

解則重獨知謂人不知而已獨知已之所獨知甚是
明白有勝于人之所知者朱子合二說而解之然當
串看惟幾已著故已獨知之也劉士龍首二比云
形俱屏之中而忽萌片念止一幾希也夫豈涉于
明然其所起之心即所謂微與量且不分之為
二就此渺茫中而約然莫掩者寧得以意秘也于
顯保寂之天而偶發端倪止一萌芽也原非出于
著然于彼為動即于此為出机微與量且不得
之以候就此微動而森然畢彰者寧能以意遏也
惟微與顯不得分之為二則莫顯之旨透徹無餘矣
次二比云吾矯歸惟微即顯者則當其未顯或得容
屬互覓互察之神而矯歸于何用又有謂顯根于微
者則乘其方微或可容善陰影惟即顯則爾言

靜見之境不出收視送
听之內而空歸于何處
抒精闡秘無一字不新無一

句不徹純然名理之文也郭封中二比云事未來也

忽發為一意斯時也心事雖未顯為迹事乎而心事

惺然則吾所發之心即為所照之心雖毫髮不容以

自昧殆莫顯于一念斯時也大速而微已事无起也自無

念中終然起為一念斯時也心緒雖未顯為事緒乎而

毫髮不容以自昏殆莫顯于徑寸廣微已鑽研沉

著詞肯朗然末收云雖曰靜在外之入然能離人未

于涉降也虽曰藏在外之象然能藏象未
能離人未
能離心等語更覓精瑩王漢儒講云天地不能測其
朕見為微矣然事端虽未露而此心之神已先動以
我窺我尚有毫髮之得自味乎不必論其外之微驗

者何如而語天下之至顯莫是過矣以其事机未測而此心
臣神不駐寢其秘見焉微矣然事机雖未測而此心
之微已先竟以我漁我尚有錫錫之得自假乎不必
語其後之應遠者何如而語天下之至心莫若是矣
認理真而議論微且蕪莫字甚明後二比云蓋則一
如以無從則出無而入于有矣微天從人政于此分
念我即欲開藏而情混之象已微于律德安所容其
閑藏之力欲心作欲于此味怪我句欲掩飾而肺肝之見
已揭于屬居安所愈發愈精詞理俱徹婢文微講云
客其掩飾之力安所愈發愈精詞理俱徹婢文微講云
其定慮萌而不仕存我然宜然之中此暗即天地且
不能覓其承也而吾以自來有之月明照吾甫萌之志
則為老先為不善者然有精影畢露而毫髮不容
此其蓋于此夫意念如斯不遠在若存若亡之介
此即毛詩王不飲測其秘主而以吾大休之炎意
此即毛詩王不飲測其秘主而以吾大休之炎意

原缺